



尚書表注序

天懷閣

書者二帝三王聖賢君臣之心所以運量警省
經論通變敷政施命之文也君子於此考跡以
觀其用察言以求其心以誠諸身以措諸其事
大之用天下國家小之爲天下國家用顧不幸
不得見帝王之全書幸而僅存者又不幸有差
誤異同附會破碎之失考論不精則失其事跡
之實字辭不辨則失其所以言之意書未易讀
也燼於秦灰於楚鉗於斯何偶語挾書之律久
之而伏生之耄言僅傳孔氏之壁藏復露伏生

三十四九

尚書表注序

一

通志堂
卯啟

者漢謂今文孔壁者漢謂古文顧伏生齊語易
訛而安國討論未盡安國雖以伏生之書考古
文不能復以古文之書訂今文是以古文多平
易今文多艱澀今文雖立學官而大小夏侯歐
陽又各不同古文竟漢世不列學官後漢劉陶
獨推今文三家與古文異同是正文字七百餘
事號曰中文尚書不幸而不傳於世至東晉而
古文孔傳始出至蕭梁而始備唐貞觀悉屏諸
家獨立孔傳且命孔穎達諸儒爲之疏夫古文
比今文固多且正但其出最後經師私相傳授

漢文志云孝文帝時

宋能治尚書者天下無有

伏生老不能行於見詔

故晁錯往受衛宏云伏生老不能正言

言使其女傳言教對齊語多異錯所不知

不知上略以其屬屬讀而已

本于石云文帝撰五經尚書

故歐陽生受尚書於伏生

古文增多

大禹謨五子之歌附征仲虺之誥

湯誥伊尹之誥太甲中

太甲上太甲下咸有德

說命中說命下泰誓上

泰誓下武成旅獒

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周官

君陳畢命君牙

復出吾論

舜典益稷饗帝盤庚下

康王誥古文尚書

成時始立學官

尋廢漢世未立經

字官東晉樞頭始

上其書猶缺舜典

學者今文舜典

補尚齊典方興

孔傳舜典首多

今文二亂八字

梁江陵之亂其書

行中原學者異

之隋開皇二年求

遺書唐開元中

詔衛宏修唐開元中

詔衛宏修唐開元中

詔衛宏修唐開元中

詔衛宏修唐開元中

詔衛宏修唐開元中

詔衛宏修唐開元中

今尚書伏生所傳堯典

皋陶謨禹貢甘誓湯誓

盤庚高宗彤日西伯戡黎

微子啟誓洪範大誥

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

多方多士立政無逸

君爽顧命呂刑

文侯之命費誓秦誓

武常續得秦誓偽篇亦

今文

以闡大猷

濟南伏生年過九十

失其本經口以

傳授裁二十餘篇

以其上古之書

謂之尚書百篇之義

世莫得聞至魯共王

好治宮室壞孔子

舊宅以廣其居於壁

中得先人所藏古文

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

語孝經皆科斗文字

王又升孔子堂

聞金石絲竹之音乃

不壞宅悉以書還

孔氏科斗書廢已久

時人無能知者以所

聞伏生之書考論文義

定其可知者為隸古

定更以竹簡寫之

增多伏生二十五篇

伏生又以舜典合於

堯典益稷合於皋陶

謨盤庚三篇合為一

九百五十八

通志堂

康王之誥合於顧命

復出此篇并序凡五

十九篇為四十六卷

其餘錯亂摩滅弗可

復知悉上送官藏之

書府以待能者承詔

為五十九篇作傳

於是遂研精覃思博

考經籍採摭羣言以

立訓傳約文申義敷

暢厥旨庶幾有補於

將來書序序所以為

作者之意昭然意見

宜相附近故引之

各冠其篇首定五

十八篇既畢會國有

巫蠱事經籍道息用

不復以聞傳之子孫

以貽後代若好古博

雅君子與我同志亦

所不隱也

前漢書言張霸宋左

傳書敘作書首尾後

漢書言衛宏作詩序

衛宏之云朱子嘗

引之以證詩序之偽

矣獨書序疑而未斷

方漢初時秦誓且有

偽書何況書序之類

耳孔子上古文其出

最後則附會之作有

所不免若書序果出

薛中亦不可謂非附

會者蓋孔

兄弟藏書時上距孔

子受垂三百年其同

藏者論語經傳語既

有子曾子四人所

集則其為齊魯諸儒

文序附會之作亦可

知也

是文

朱子曰安國之序絕不類西漢文字亦皆可疑竇疑疑國之序蓋東漢人爲之不惟文體可見而所謂開金石錄之序亦端爲後漢人語無疑也蓋後漢之時鐵碑盛行其言孔子舊居事多涉怪始闕里草自除張伯獻五石之類如此附會多有之則此爲東漢傳古文者託之可知如論語序魏人所作亦言壞宅事即不言金石之與矣

周官外史固有二皇五帝之書未聞墳典之名也左氏稱三墳五典八索九丘之書未知何書也或謂時別有異書倚相讀之以爲博習書序以堯舜有二也

尚書序

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至于夏商周之書雖設教不倫雅誥奧義其歸一揆是故歷代寶之以爲大訓八卦之說謂之八索求其義也九州之志謂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風氣所宜皆聚此書也春秋左氏傳曰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即謂上世帝王遺書也先君孔子生於周末親史籍之煩文濯覽之者不一遂乃定禮樂明舊章刪詩爲三百篇約史記而修春秋讚易道以黜八索述職方以除九丘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訖于周芟夷煩亂翦截浮辭舉其宏綱撮其機要足以垂世立教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凡百篇所以恢弘至道示人主以軌範也帝王之制坦然明白可舉而行三千之徒並受其義及秦始皇滅先代典籍焚書坑儒天下學士逃難解散我先人用藏其家書于屋壁漢室龍興開設學校旁求儒雅

尚書表序

通志堂

甘肅

甘肅

重惟開室儲有之清侯之國或有不無至後世又多廢失夫于觀周及遊列國訪而集之或得止此皆未可知也

神農之書農家方藥家或傳之黃帝之書老莊醫家多傳之其類近世又有三墳書不出於堯城山其書始出於張天覺家有山墳氣增形墳之名月易既有六十四卦安得又有三墳說山嘗說其非今雖有版本蓋書序說近其僞也

此五語孔騰字子襄畏秦法峻急乃壁藏其家語孝經尚書論語於夫子舊堂漢記尹敏傳云孔鮒所藏

其間豈無傳述傳會所以大序不類西京而謂
出安國小序事意多繆經文而上誣孔子朱子
傳注諸經略備獨書未及嘗別出小序辨正疑
誤指其要領以授蔡氏而爲集傳諸說至此有
所折衷矣而書成於朱子旣沒之後門人語錄
未萃之前猶或不無遺漏放失之憾予茲表注
之作雖爲踈略苟得其綱要無所疑礙則其精
詳之蘊固在夫自得之者何如耳婺州金履祥
序

欽純粹
明精明
文經緯天地所
思謂其智如神

允恭克讓
此被四表
格于上下
聖人志純粹精明而已欽明二字已足以盡帝堯之德
欽明又曰文思兼昭其用也文者明之用思者欽之用
欽明即惟精惟一文思即允執厥中

尚書 金履祥表注

堯典
古文尚書作堯
此古劉歆不見古
文亦謂當作堯若
朱子從之

堯典古文尚書作堯
堯典堯第一
堯書古文
作從

序文
欽作魏
不知聖
德之盛

欽堯之盛德

欽堯之治化

欽堯之用人

義和是義伯和
伯下文分命其
仲叔
宅者定方隅以推日

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
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乃命羲和欽若昊天
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分命羲和宅嵎夷曰
暘谷寅賓出日平秩東作日中星鳥以殷仲春
厥民析鳥獸孳尾申命羲叔宅南交平秩南訛

和調
宅嵎夷
石經
南交

尚書表注上

通志堂

劉氏小

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鳥獸希革分
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饒納日平秩西成宵中
星虛以殷仲秋厥民夷鳥獸毛毳申命和叔宅
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厥
民隩鳥獸氄毛帝曰咨汝羲暨和朞三百有六
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允釐百工庶績
咸熙帝曰疇咨若時登庸放齊曰胤子朱啓明
帝曰吁嚚訟可乎帝曰疇咨若予采驩兕曰都
共工方鳩僝功帝曰吁靜言庸違象恭滔天帝
曰咨四岳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

劉氏小
陳氏交
曰明都
訛史記
古作爲
咨古作
資古作
有資文
疇並古
文同
字同
文同

候景也平秩史作
便程便辨義通四
方地勢不同風氣
亦異測候之際因
辨其所異程其所
辨以爲授時之所
焉作說成易旨指
其氣物土民宜之
事各以其方異辭
可自作說成易旨
上分方日星以下
分以日宵之中正
時以永短之極正
至析因表陰作曆
必參之民宜而爲
時之改鳥獸之云則
候之物性曆家七
候之法所由起也
周天之日皆當三百
六旬五日四分之二
而云三百有六旬六
日蓋帝堯時舉其
大綱其於周天必知
圓奇之妙四分一
分不足而又爲抄有
爲九百四十分日之
二百三十五者大初
則又爲十一分日之
二十分少劉氏王氏
又爲五百九十九分
日之四百四十五唐
大衍又折一度爲三
千四百四十分而每
歲日餘三十七分七
釐五忽而周天則三
百六十五度七十二
抄半而周天則三百
六十五度七十二分
二釐五忽多算法當
愈密久亦未嘗不差
者聖人言天常寬而
曆則密後世作曆常
密而於天反疎蓋聖
人因天以定曆後世
制曆以推天也

劉氏小
陳氏交
曰明都
訛史記
古作爲
咨古作
資古作
有資文
疇並古
文同
字同
文同

帝自初創命義和作屏授時自是無為而天下治中年以後見子宋之不類始有與賢之意焉歷有各用成非其選賢得辭授以天下史臣於前敘義和授時之命以著帝堯咸熙之治於後敘朱由其鯀之失以起帝堯薦舜之由

虞國名也安國語謂虞幕能協風雨禹尚契周辛並稱而在氏曰目擊二千贊堯無違命堯重之以明德則虞自該始始封有國以至故夏舜為嫡長父姓弟惡之鯀之欲害嫡不舜蓋孝友之道故恭之而不格姦焉

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乂僉曰於鯀哉帝曰吁咈哉方命圯族岳曰异哉試可乃已帝曰往欽哉九載績用弗成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巽朕位岳曰否德忝帝位曰明明揚側陋師錫帝曰有鰥在下曰虞舜帝曰兪子聞如何岳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帝曰我其試哉女子時觀厥刑于二女釐降二女于嬀汭嬪于虞帝曰欽哉

舜典

舜典所紀攝位即位聖政悉備不止歷試序說非

虞舜側微堯聞之聰明將使嗣位歷試諸難作

尚書表注上

二

劉良公

通志堂

曰粵

自粵若至以伍千八字最後出

徵庸

察察 治水大麓

察 治水大麓

讓德弗嗣之下必論語引堯曰咨爾躬天之歷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當在此

攝位 曆東 朝觀巡守

五典克從納于百揆百揆時敘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帝曰格汝舜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三載汝陟帝位舜讓于德弗嗣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輯五瑞既月乃日覲四岳羣牧班瑞于羣后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肆觀東后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二

實四

門見

諸後及

天下進

考察進

長之左

山族無

說人之

榮望

秩于山

山子作

一句作

至費

九字朱

子謂當

在觀東

后之下

微庸之序

治化之序

放勳 欽明文思 安安克恭克讓

功高

又各以氣象形容

君道

臣道

二典

重華 協于帝

睿哲文明由體以達用猶堯之明文此以精明言溫恭允塞因外以推內猶堯之欽思允克此以純粹言

光被四表格于天下

克明時雍

微庸之序

考績

疆理

典刑

四罪非一時盡懲
欽于恤刑之下

即位 來男之賢
詢岳 察男之事
咨牧 通四方言

百揆

汝平水土欽其司
空之功
惟時繼民勉其百
揆之職

后稷

司徒

士師

弃樊卓陶皆因
其職而申命之故
皆不復遷變龍
亦然

帛二生一死贄如五器卒乃復五月南巡守至
 于南岳如岱禮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初十
 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如西禮歸格于藝祖
 用特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
 功車服以庸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濬川象
 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贖
 刑眚災肆赦怙終賊刑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
 流共工于幽洲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
 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二十有八載帝
 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月
 正元日舜格于文祖詢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
 達四聰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惇
 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舜曰咨四岳有能
 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惠疇僉曰伯禹
 作司空帝曰兪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禹拜
 稽首讓于稷契暨皋陶帝曰兪汝往哉帝曰弃
 黎民阻飢汝后稷播時百穀帝曰契百姓不親
 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帝曰皋陶
 蠻夷猾夏寇賊茲宄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
 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帝曰疇若子

尚書表注上

通志堂

廿信

陸平

每州以一耆侯一長專任牧民之事夫諸侯固各牧其國之民然或各私其國曲防遏糶州牧所以通
 其利也故曰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惟時言民食之不可後時也養民者視年之上下而為之備視
 地之豐歉而為之通周知民之貧弱孤寡而為之恤不使民食之後時也十二州黃帝為中餘皆
 外邊四裔崇厚道德信任元善畏惡王佐率諸侯者意尚如此則當時風俗洽體可知矣蠻夷
 率服推言其效也

護之原起於民情不違政教不明俗移於下而上不知今出於上而下不聞納言所以傳君言而
只風也出於朕命惟允所以審君言而構民教也此道化所以通於民心民心所以化於上而護疹所
以不行也三夜而上道化出於一異端不作蓋以此爾

共工

虞

典禮

典樂

教胃子之百
氣質之功
變化之功
典樂之綱
典樂教胃子古者教
法之妙周大司樂嘗成
均法亦然
護曰十二字益稷篇

之錯誤

納言

總命

考績

舜典所載皆帝舜
初政至三考之後
庶績咸熙所黜者
獨三苗耳卒章通
載始終若其晚年
授禹之事則具在
禹謨

小序益護序畢謨
成功序禹謨甲之
序益稷後亦昌言
然不能及舜禹傳
授之百
二曲虞書之經
二謨猶二典之傳
克艱

工僉曰垂哉帝曰俞咨垂汝共工垂拜稽首讓

于及斯暨伯與帝曰俞往哉汝諧帝曰疇若子

上下草木鳥獸僉曰益哉帝曰俞咨益汝作朕

虞益拜稽首讓于朱虎熊羆帝曰俞往哉汝諧

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僉曰伯夷帝曰俞

咨伯汝作秩宗夙夜惟寅直哉惟清伯拜稽首

讓于夔龍帝曰俞往欽哉帝曰夔命汝典樂教

胃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

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

神人以和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帝曰

龍朕聖讒說殄行震驚朕師命汝作納言夙夜

出納朕命惟允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欽哉惟

時亮天功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

分北三苗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

方乃死帝釐下土方設居方別生分類作汨作

九共九篇彙飲

大禹謨 古文作大命謨

臯陶矢厥謨禹成厥功帝舜申之作大禹臯陶

謨益稷大禹謨曰若稽古大禹曰文命敷于四

海祗承于帝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

九

尚書表注上

四

通志堂

六府府即官府之府循禮記所謂天子之六府水火金木穀物有其官官修其方而又若厚典庸禮極遷化居
三事教化之以其德懋遠之以利其用均節之以厚其生蓄積備具之類

舜因禹克艱之謨而述堯之克艱曰聖謨其效益因舜述堯之謨而謂堯之德業

禹因益言堯得天之效而推感應之理

益之謨

心身朝廷

朱子謂自此以上皆一時之言

禹陳德政教

養之謨

授禹
遜皋

虞廷大德德之相似者惟禹與益故禹於命攝一時所遜惟皋又帝舜時見已之功而不見皇之為功故反覆以念功勉之謂念之也然則雖念之而不可易言之也無則雖外帝而不可遜帝與已而不與皇言言念之或略雖然帝固未嘗言不深知皇之功也故因禹言以推明之大抵皋之德密於禹禹之德則著於皇禹之功天下所知而皇之高功非舜禹莫能深知之也

又黎民敏德帝曰俞允若茲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萬邦咸寧稽于衆舍己從人不虐無告不廢困窮惟帝時克益曰都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為天下君禹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益曰吁戒哉儆戒無虞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淫于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百志惟熙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拂百姓以從己之欲無怠無荒四夷來王禹曰於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敘九敘

尚書表注上
五

通志堂
鄧子珍

謀未決者未可行
大易變行
無作古
後同

惟歌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帝曰俞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時乃功帝曰格汝禹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耄期倦于勤汝惟不怠總朕師禹曰朕德罔克民不依皋陶邁種德德乃降黎民懷之帝念哉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帝曰皋陶惟茲臣庶罔或干予正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時乃功懋哉皋陶曰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衆以寬罰弗及嗣賞延于世宥過無大刑

舜方推美皋之功畢則歸美帝之德而帝復以美皋高君臣有功更相歸美此固虞廷之盛然君臣體相須以成實非可以獨致者宜其成功之支相歸美也

堯之授舜曰允執其中此授之以治天下之則也一人之治天下唯在於持此無過不及之則以裁天下事使隨事各得而已爾舜之授禹也而益以三言則又授之執事所以合乎中以理微難平天下之閒難之者精融氣固理之所有而易流於欲危懼攝乎氣之中而後言道心者蓋道心所以微而人心之危有以微之兩精則審乎去之而不雜惟一則守其本心之正而不雜皆有所得其中中即道之用也

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茲用不犯于有司帝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帝曰來禹泮水微予成允成功惟汝賢克勤于邦克儉于家不自滿假惟汝賢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予懋乃德嘉乃丕績天之曆數在汝躬汝終陟元后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可愛非君可畏非民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欽哉慎乃有位敬修其可願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惟口出好興戎朕言不再禹曰枚卜功臣惟吉之從帝曰禹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卜不習吉禹拜稽首固辭帝曰毋惟汝諧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率百官若會羣后誓于師曰濟濟有衆咸聽朕命蠢茲有苗昏迷不恭侮慢自賢反道敗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棄不保天降之咎肆予以爾衆士奉辭伐罪爾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勳三旬苗民逆

禹之但征也奉辭以誅之耳而苗猶逆命豈非禹之德猶有所未至而益乃有是言至引舜之事父爲喻蓋子曰行身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古聖賢人率如此何嘗盡力以服人哉

千武舞羽之舞蓋示
反武舞文之意質階
主階蓋舞於百辟
臣朝會親享於古
者設款不氏木簋
於文字榜徽之繁
禮樂乃其大用而
器度儀采取其真

命益贊于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届滿招損謙
受益時乃天道帝初于歷山往于田日號泣于
旻天于父母負罪引慝祇載見瞽瞍夔夔齊慄
瞽亦允若至誠感神矧兹有苗禹拜昌言曰兪
班師振旅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旬
有苗格

皋陶謨

古文作答謨書

允迪厥德 君
謨明弼諧 臣
皋陶以此語為陳
謨之首亦其所允
之者故史臣不以
辭於皋
謹啟思敬 迪德之事
庶明厥翼 謨弼之事

皋陶謨曰若稽古皋陶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
禹曰兪如何皋陶曰都慎厥身修思永惇敘九
族庶民勵翼邇可遠在兹禹拜昌言曰兪皋陶
曰都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咸若時惟帝其難
之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能哲
而惠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
色孔壬皋陶曰都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
乃言曰載采采禹曰何皋陶曰寬而栗柔而立
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温簡而廉剛而塞
彊而義彰厥有常吉哉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
家日嚴祇敬六德亮采有邦兪受敷施九德咸
績其凝無教逸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

尚書表注一

七

通志堂
高元

知安民 治道之
細要
智惠者聖仁之副名

知人之德見於行
者其凡有九而
言人之有德者
當復推其於九
德之行其事有
幾也

以得入多少為治
類廣狹之差

允德凡八字而合為九德上九字則進修亦有德性之全美者寬若易弛寬而堅果則為德末者
易弱柔而卑立則為德謙厚曰德應者曰同流合汙而不壯應而服恭則為德治亂曰亂者時有治亂紛
之才而易怒剛而欲謀則為德擾者剛而動變而剛則為德直者徑行而易訶直而溫和則為德簡者
多率略剛而廉剛則德也剛者多無善剛而恭實則德也剛者恃勇而不審宜故以彊而義乃為德也彰其有常
者謂有其德而持久者也若一時知止而後日不然一事彊義而他事不關不足以為德也是九者定其有德之目而
必具有常然後用之小勉強於一時亦似有德然未幾而變用之矣又豈可保其為吉哉

塞
古
文
曰
當
作
幕

安民

天敘者天理自然之倫教勅則正之博則厚之大秩者天理自然之品節自則自我制之庸則自我用之

前章言知人之目而以前人之代天終之後章言安民之目而以天自民終之敬戒之意深矣

目制禮也禮莫先於章服之等以辨民志

幾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天敘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同寅協恭和衷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政事懋哉懋哉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達于上下敬哉有土皐陶曰朕言惠可底行禹曰兪乃言底可績皐陶曰予未有知思曰贊贊襄哉

威 古文作畏

益稷

語意與皐謨相接竹簡繁多折爲二編今文合之

益稷帝曰來禹汝亦昌言禹拜曰都帝予何言予思日孜孜皐陶曰吁如何禹曰洪水滔天浩

尚書表注上

八

通志堂高元

浩懷山襄陵下民昏墊予乘四載隨山刊木暨益奏庶鮮食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懋遷有無化居烝民乃粒萬邦作乂皐陶曰兪師汝昌言禹曰都帝慎乃在位帝曰兪禹曰安汝止惟幾惟康其弼直惟動丕應後志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帝曰吁臣哉鄰哉鄰哉臣哉禹曰兪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汝翼予欲宣力四方汝爲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

鄰哉即四鄰

四鄰謂左輔右弼前疑後丞也 明庶朱子謂試字之謬

耳作樂也樂本出於言志之詩以陶民風

化讒說

凡契夷掌龍之事皆以命禹相職無所不統也

德政明則不必憂頑讒

帝不時則所憂不獨在頑讒

以丹朱為戒

新昏不暇久子啼不暇顧

以苗頑為憂

使禹敷德皇明則此帝化苗始末此語在前分北次之但征最後

樂

謂備樂音備云擊石者詔以球為主樂正所自奏也于擊石拊石而已而歌舞人和之者皆

歌

勅天時幾者帝所歌之意帝歌先股

蕭 古文作簡

率作歌者皆早

作服汝明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欽四鄰庶頑讒說若不在時侯以明之撻以記之書用識哉欲並生哉工以納言時而颺之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禹曰俞哉帝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萬邦黎獻共惟帝臣惟帝時舉敷納以言明庶以功車服以庸誰敢不讓敢不敬應帝不時敷同日奏罔功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罔晝夜額額罔水行舟朋淫于家用殄厥世予創若時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啓

尚書表注上

九

通志堂

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各迪有功苗頑弗即工帝其念哉帝曰迪朕德時乃功惟敘臯陶方祗厥敘方施象刑惟明夔曰夏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羣后德讓下管鼗鼓合止祝敔笙鏞以間鳥獸踴躍蕭韶九成鳳凰來儀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帝庸作歌曰勅天之命惟時惟幾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臯陶拜手稽首颺言曰念哉率作興事慎乃憲欽哉

簫韶作歌三章蓋
因上章股肱訂目
之辭亦以類附於
以見王和之盛
非一時之言也

屢省乃成。欽哉。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
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
事墮哉。帝拜曰。俞。往。欽哉。

九十一

尚書表注上

十

通志堂
表云



尚書表注
卷之九十一
尚書表注上
十

揚廣嶺至敷後原其東水皆東流嶺北流而自建嶺北起者春以西之水皆西北流是匯為彭蠡也
春以東之水南者為浙江北者為震澤揚州淮在徐已書又江於荆已書朝宗故揚中間惟良
巨浸西通南江則彭蠡之水無所溢而令江東頭三江則震澤之水有所泄而浙西之
田不涸織具業博物志而史邑林傳及薛士龍書說即今木綿惟木惟金三品惟字訓與

荆漢自深至此
支分沮如而荆之
水自有九惟漢漢
通流則九江自洞庭
入江入漢之支分
為沱潛者皆道別
沮如為要步者可
沮可以矣

豫 說見篇首

梁 岷嶓又以見江
道以志源流之分合
菽麥和羹以見膏衣
大濟諸水之治禹貢
也 卽山以表水此一
例

雍 岷嶓之墟也弱
水自北西里水
自南河水自此北
謂水自此東黃蠶上
色之正其田上古
今雍為天谷然亦制
收運澧之地渭實陰
中最高為深澗多險
塞故禹自南而西
至鳥鼠原隰以北
至豬野皆先內以
外也 織皮以下雍州
峽外之式岷嶓乃岷
峽山旁小國

貢惟金三品瑤琨篠簜蕩齒革羽毛惟木鳥夷卉
服厥篚織貝厥包橘柚錫貢公于江海達于淮
泗荆及衡陽惟荆州江漢朝宗于海九江孔殷
沱潛既道雲土夢作乂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
中厥賦上下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柃榦栝
柏礪砥砮丹惟篚簞楛三邦底貢厥名包匭菁
茅厥篚玄纁璣組九江納錫大龜浮于江沱潛
漢逾于洛至于南河荆河惟豫州伊洛瀍澗既
入于河滎波既豬導菏澤被孟豬厥土惟壤下
土墳壚厥田惟中上厥賦錯上中厥貢漆臬締
紆厥篚織纊錫貢磬錯浮于洛達于河華陽黑
水惟梁州岷嶓既藝沱潛既道蔡蒙旅平和夷
底績厥土青黎厥田惟下上厥賦下中三錯厥
貢瓊鐵銀鏤砮磬熊羆狐狸織皮西傾因桓是
來浮于潛逾于沔入于渭亂于河黑水西河惟
雍州弱水既西涇屬渭汭漆洎既從澧水攸同
荆岐既旅終南惇物至于鳥鼠原隰底績至于
豬野三危既宅三苗丕敘厥土惟黃壤厥田惟
上上厥賦中下厥貢惟球琳琅玕浮于積石至
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汭織皮岷嶓析支渠搜西

八百千四 尚書表注上 十二

通志堂 王九文

弱水黑水河水皆自崑崙而分今崑崙者無定所三原之間即崑崙可知蓋地形最高處山即是崑崙北
水窮石南至崑崙山東及秦隴層層疊疊皆其體而聲半耳西谷則為弱水西流大南谷則為黑
水南流西至三危嶺山春西之水皆入焉河出崑崙而其東北谷尺青流注與澤非其具詳澤導河
則自積石而下順石至龍門其連中間治壘口深峻已見黃州故此不書崑崙古文作汶亦或作崑
影漢古文作傳孟津古文作盟

導山治水如畫

即山以知水

河渭以北諸山

王北條列

河渭以南諸山陰

漢南諸山次陽列

江南諸山南條

導水輿水之原

輿水之原以祭
河自周定王五年以後
始從今自各河大徑以
東南流合各河導自渭
東連大野西被積隄
遂分為南北清河南
清河下合泗水至山
陽交淮北清河即沛
水故濱入海九河
多洞與班河俱論

為小海

東匯澤為彭蠡

朱子以為多句

東為比入于海

鄭漁仲以為美交

不復向未年入河

地下今北清河

行其故道

戎即敘導岍及岐至于荆山逾于河壺口雷首

至于太岳底柱析城至于王屋太行恒山至于

碣石入于海西傾朱圉鳥鼠至于太華熊耳外

方桐柏至于陪尾導嶓冢至于荆山內方至于

大別岷山之陽至于衡山過九江至于敷淺原

導弱水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導黑水至于

三危入于南海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

陰東至于厓柱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至于

大伾北過降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為九河同為

逆河入于海嶧冢導漢東流為漢又東為滄浪

之水過三澨至于大別南入于江東匯澤為彭

蠡東為北江入于海岷山導江東別為沱又東

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東迤北會于匯東為

中江入于海導沅水東流為濟入于河溢為滎

東出于陶丘北又東至于荷又東北會于汶又

北東入于海導淮自桐柏東會于泗沂東入于

海導渭自鳥鼠同穴東會于澧又東會于涇又

東過漆沮入于河導洛自熊耳東北會于澗灑

又東會于伊又東北入于河九州攸同四隩既

宅九山刊旅九川滌源九澤既陂四海會同六

總敘

漢匯澤為彭蠡

漢匯澤為彭蠡木子文集魚鱗詳說世以三晉追遠且能盡無是失此當先敘江而後敘漢則彭蠡在江條之內似無甚礙
又會于匯宜作會于黃蓋也蓋北正與漢會至彭蠡湖口則江勢巨東宜後南安匯字或因上文而誤中江北江或當
時方言自有此名以識漢漢合流之別

尚書表注上

十三

通志堂

積粟也。服後事土者。賦後不而重四百里。粟五百里。則米皆輸至三百里。而三百里之民。爲之服。轉輸於郡。故輕其賦。百里。做二百里。經土均輸之法。以御遠。地勢實。每服之中。又分三節。此周制。九服所由分也。禹貢。每服五百里。指一面。約計。周制。每服五百里。合而面通計。古者井田之制。道路。徑直。後世阡陌。縱開。道里迂曲。古者計分。服後世計人。迹又尺有長。短。此古今里數。遠近之分。

土賦 謹

井田 德

封建 德

彌成五服

遠近疆理之意
征後朝貢之節
大約限制如此

外薄四海 教

限制有近遠
教化無內外

告成

意在今京兆府南郊
縣夏都關河之東
使有扈負固據關

則有係於天下大勢
故啓直往其國征之
至於大戰。啓可謂得
御。強之道矣。
左右御此。每車甲士
三人也。每八師。五伍
之長。左主射。右主擊。
刺御主馬。各守其職。
主死於車。卒死於徒。
所以爲必勝不敗之
師法。六事之人也。行
在則責之。車士車士
則責之。六事之人。此
爲軍之綱要也。

敘

太康尸位十九年。爲井
田。河不能復。濟遂虧。
湯誓。公則封。不康。縣
乃其故城。于九年。崩。
弟作康王。

府孔修庶土交正。底慎財賦。成則三壤。成賦中

邦。錫土姓。祇台德先。不距朕行。五百里。甸服。百

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錘。三百里。納秸服。四百里

粟。五百里。米。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

三百里。諸侯。五百里。綏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

里。奮武衛。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五

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東漸于海。西被

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禹錫玄圭。告厥

成功。凡萬里地。里間有於今不同者。或古今名號之殊
或人力開塞。異或陵谷。海陸土石。消長之變

甘誓 古文作

尚書表注上

十四

通志堂
子茂

啓與有扈戰于甘之野。作甘誓。甘誓大戰于甘

乃召六卿。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有扈氏

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勦絕其命。今予惟恭

行天之罰。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

汝不恭命。御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用命賞于

祖。弗用命。戮于社。予則孥戮汝

五子之歌

太康失邦。昆弟五人。須于洛汭。作五子之歌。五

子之歌。太康尸位。以逸豫滅厥德。黎民咸貳。乃

盤遊無度。畋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有窮后羿

證下義犯罪
惟時義和乎明
徵楚保之反

應先王之刑
暨以下誓師辭

前引改訓後引
政典人臣誓眾
之體如此
戒其過即先時
之失也

戒其不及
懋同力欽承
懋懋威克
戒先後逸愛

逸書序

不恭邦有常刑惟時義和顛覆厥德沈亂于酒
畔官離次傲擾天紀遐弃厥司乃季秋月朔辰
弗集于房警奏鼓嗇夫馳庶人走義和尸厥官
罔聞知昏迷于天象以干先王之誅政典曰先
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今予以爾有眾
奉將天罰爾眾士同力王室尚弼予欽承天子
威命火炎崐岡玉石俱焚天吏逸德烈于猛火
殲厥渠魁脅從罔治舊染汙俗咸與惟新嗚呼
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其爾眾士懋
戒哉自契至于成湯八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
亳四曰亳

尚書表注上

十六

通志堂
廿黃

作帝告釐沃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征之作
湯征伊尹去亳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入自
北門乃遇汝鳩汝方作汝鳩汝方

夏自太康為桀所距保運南夏以傳仲康迄于后相皆在大河之南
單據冀都因夏民以代夏政寒浞又殺而代之皆在大河之北
至后相居帝丘為桀所滅而夏始中斷又四十年少康遂復舊物云

升師於本篇無所考徒資異議

湯誓 古文湯誓第十 商書

成湯與師之時是為受命之始稱王並言衆舊說違書者非

天命

爾眾知事之小而不知天命之大冥則不敢不順天

爾眾知邑之安而不知復眾之危冥則不可不發

誓 賞

罰

慝己德 憂後世
首原上天為民命聖人之意聰明之道桀失君民之道大錫湯可智
表正師 即君
桀失教長道

湯誓 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陟遂與桀戰于鳴條之野
作湯誓湯誓王曰格爾眾庶悉聽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稱亂有夏多罪天命殛之今爾有眾汝曰我后不恤我眾舍我穡事而割正夏予惟聞汝眾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台夏王率遏眾力率割夏邑有眾率怠弗協曰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夏德若茲今朕必往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賚汝爾無不信朕不食言爾不從誓言予則孥戮汝罔有攸赦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疑至臣扈夏師敗績湯遂從之遂伐三朶俘厥寶玉誼伯仲伯作典寶
仲虺之誥 古文作仲虺之誥
湯歸自夏至于大坰仲虺作誥仲虺之誥成湯放桀于南巢惟有慝德曰予恐來世以台為口實仲虺乃作誥曰嗚呼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惟天生聰明時乂有夏昏德民墜塗炭天乃錫王勇智表正萬邦纘禹舊服茲率厥典奉若天命夏王有罪矯誣上天以布命于下帝用不

尚書表注上

十七

通志堂

公化

甲者無過不及之正理舉天下事檢其不合者自然之否良心所本具而不能自明故聖人建之以爲準則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即建中之綱目也立義以制天下之事使每事各得其時中至善也而無過不及立禮以制天下之心使人心各循其規非準繩之則而不偏不倚經制既立人心風俗既正雖傳之後世固有餘裕豈有來世口實之虞哉

天命湯喪師

湯德爲桀所忌

湯總聰明勇智之德

湯德爲人心所歸

懋昭以下日新之推予聞以下自滿之證往其新實於日新既無慙又易自滿湯未必爾大臣忠告自不容諫也

臧式商受命用爽厥師簡賢附勢寔繁有徒肇我邦于有夏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小大戰戰罔不懼于非辜矧予之德言足聽聞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用人惟己改過不吝克寬克仁彰信兆民乃葛伯仇餉初征自葛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曰奚獨後予攸徂之民室家相慶曰徯予后后来其蘇民之戴商厥惟舊哉佑賢輔德顯忠遂良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推亡固存邦乃其昌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

六百五十一

尚書表注上

十八

通志堂公化

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昆予聞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己若者亡好問則裕自用則小嗚呼慎厥終惟其始殖有禮覆昏暴欽崇天道永保天命

謹按惟始謂多失其天機不殖改過覺亡德禮覆昏謂益廣其於輔顯遠兼取險偏類欽崇永保則日新懋昭以保勇智表正之命

湯誥

湯既黜夏命復歸于亳作湯誥湯誥王歸自克夏至于亳誕告萬方王曰嗟爾萬方有衆明聽予一人誥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夏王滅德作威以敷虐于爾萬方百姓爾萬方百姓罹其凶害弗忍荼毒並告無

綏猷 一篇綱領

桀之罪 綏猷之反

彼來予謂中也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是也天以一理化生斯莫不各有自然予無過不吝者付任故謂之降衷入受此以有土則謂之恒性達於人倫事物自用之間莫不由之則謂之猷安全之使各遂其性以由是道之中此則為后之職中庸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即此意

天黜夏

湯承天以黜夏

天命湯以綏猷
此責未易盡
聖志所究憚
告諸侯以綏猷

萬方有罪蓋較
之不豫養之不
遠之失宜皆
不克綏猷也故
曰在予一人未
子謂此意是成
湯見得

敘

此予謂至以下伊尹
祠十九王散禮當喪
即位蓋家生禮當喪
上厥祖成湯也聖嗣
上厥見厥祖蓋真子
續寫也

訓 正述夏民盛

以夏民樂所公

正言所以與

辜于上下神祇天道福善禍淫降災于夏以彰

厥罪肆台小子將天命明威不敢赦敢用玄牡

敢昭告于上天神后請罪有夏聿求元聖與之

勳力以與爾有眾請命上天孚佑下民罪人黜

伏天命弗僭賁若草木兆民允殖俾予一人輯

寧爾邦家茲朕未知獲戾于上下慄慄危懼若

將隕于深淵凡我造邦無從匪彛無即怙淫各

守爾典以承天休爾有善朕弗敢蔽罪當朕躬

弗敢自赦惟簡在上帝之心其爾萬方有罪在

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嗚呼尚克時

伊訓

各名册四

尚書表注上

十九

通志堂
高沅

成湯既没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肆命祖后伊

訓惟元祀十有二月之丑伊尹祠于先王奉嗣

王祇見厥祖侯甸羣后咸在百官總己以聽冢

宰伊尹乃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于王曰嗚呼

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山川鬼神亦

莫不寧暨鳥獸魚鼈咸若于其子孫弗率皇天

降災假手于我有命造攻自鳴條朕哉自亳惟

我商王布昭聖武代虐以寬兆民允懷今王嗣

太甲即位之初即

當纘續成湯之德

才薄為之德不

自家國而可遂

之天下

先三居湯亦自論

至家國而推之以

至布天下

前言先王創業

後言垂統之計

反官刑之訓

伊尹即此以告太

甲已防其欲縱之

漸

勉其敬身以念

官刑之訓聖謨

雖廣大若微有

位之言嘉言則甚

明白

總正一反

承篇首夏與典

占之故而言天命

厥德罔不在初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
終于四海嗚呼先王肇修人紀從諫弗弗先民
時若居上克明為下克忠與人不求備檢身若
不及以至于有萬邦茲惟艱哉敷求哲人俾輔
于爾後嗣制官刑儆于有位曰敢有恒舞于宮
酣歌于室時謂巫風敢有殉于貨色恒于遊畋
時謂淫風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遠者德比頑童
時謂亂風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
喪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臣下不匡其刑墨具
訓于蒙士嗚呼嗣王祗厥身念哉聖謨洋洋嘉

言孔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
之百殃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罔大
隆厥宗肆命祖后

太甲上
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三年復歸于亳思
庸伊尹作太甲三篇太甲惟嗣王不惠于阿衡
伊尹作書曰先王顧謨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

祗社稷宗廟罔不祗肅天監厥德用集大命撫
綏萬方惟尹躬克左右厥辟宅師肆嗣王丕承

基緒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
周當作君君文君寫為周與周字相似故說蔡文氏經說于書疑錄曰吾嘗作君

祇祖繼篇首意
不聽

至顯即顯避之功
後死者正先王托
之後後人不可墜
遺命之意戒其
修戒其功戒其
其輕發戒其
不靜戒其顯

不變訓至不順又
至於不順又

故桐不聽又不變
則其說窮矣

克終故以相宮為
訓孟子曰有

伊尹志則可于王
子曰古令善用權者
無如伊尹善語權者
無如孟子

復辟

伊尹奉迎慶懣

辭本謂民不可無君
爾而對舉君民相
須之義蓋言言
戒也

太甲悔艾貪助

辭不明于德此是病
源正與伊尹所送
先王顧諟丕顯者
相反

初誥明后下篇甲告
以惟明明后皆告以
明之方

太甲一節即雖復今
雖自悔豈能遂字于
于天下亦反求諸身
自修而已自修之實心
誠至則自協于民心
如先王實竟在民矣
心皆服悅○凡事但視先王為法

孝敬即前篇愛敬之意聰明見遠大懿德言則聰明自開前篇首也

終其後嗣王罔克有終相亦罔終嗣王戒哉祇

爾厥辟辟不辟忝厥祖王惟庸罔念聞伊尹乃

言曰先王昧爽丕顯坐以待旦旁求俊彥啓迪

後人無越厥命以自覆慎乃儉德惟懷永圖若

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欽厥止率乃祖攸行

惟朕以懌萬世有辭王未克變伊尹曰茲乃不

義習與性成予弗狎于弗順營于桐宮宥邇先

王其訓無俾世迷王徂桐宮居憂克終允德

太甲中

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

亳作書曰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后非民罔以

辟四方皇天眷佑有商俾嗣王克終厥德實萬

世無疆之休王拜手稽首曰予小子不明于德

自底不類欲敗度縱敗禮以速戾于厥躬天作

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既往肯師保之訓弗

克于厥初尚賴匡救之德圖惟厥終伊尹拜手

稽首曰修厥身允德協于下惟明后先王子惠

困窮民服厥命罔有不悅並其有邦厥鄰乃曰

俟我后后来無罰王懋乃德視乃厥祖無時豫

怠奉先思孝接下思恭視遠惟明聽德惟聰朕

六卷十五

尚書表注上

王

通志堂
王安

誠仁敬

德一治道一興

終始謹厥與

治古文作亂

古文前後並同

否德一亂事一亡

亂古文作亂

申誥

篇首三言伊誥
及上篇之旨皆
是此意理一而
已伊尹非不言
但太甲前迷而
今悟爾

湯德配天之盛
勉太甲與治同道

固未易躡進必
自下通
重民事
防危亂
謹幾微
辨忠邪
皆自下通
之事

又不可不勇進

必致知

章末與治同道反
因及臣事伊尹
蓋自謂也

純誠不變為一德

太甲既已克終厥德
但欲其有常而不變
則進修功效自變

自言天命以德

一不一為存已

桀以不為受命

失于曰常與庸皆
一也

商以德為天所命

承王之休無斁

太甲下

伊尹申誥于王曰嗚呼惟天無親克敬惟親民
罔常懷懷于有仁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天位
艱哉德惟治否德亂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
事罔不亡終始慎厥與惟明明后先王惟時懋
敬厥德克配上帝今王嗣有今緒尚監茲哉若
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無輕民事惟難無
安厥位惟危慎終于始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
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嗚呼弗慮胡獲

尚書表注上

王二

通志堂
王安公

弗為胡成一人元良萬邦以貞君罔以辯言亂
舊政臣罔以寵利居成功邦其永孚于休

咸有一德

元良大善謂
與先王同道

伊尹作咸有一德咸有一德伊尹既復政厥辟
將告歸乃陳戒于德曰嗚呼天難謀命靡常常
厥德保厥位厥德匪常九有以三夏王弗克庸
德慢神虐民皇天弗保監于萬方啓迪有命眷
求一德俾作神主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
天心受天明命以有九有之師爰革夏正非天
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非商求于下民惟民

德相行而吉善指理而言一信心而言協如協時月之協如國語司民協敬敬之協蓋考比參合之謂反之德皆可師也而制
行不可不拘定之師惟在於土其善而已天下之理雖善也而隨時取則又不可拘定之法必擇其善者而從之所謂審其是
在此心一克一德也蓋古今德行政者或剛或正真或無為或動勞在我不可拘定之法必擇其善者而從之所謂審其是
也然善無定主均事也及旋之時則為是而今日則為非均彼也或用於此事則為非而彼事則為是者此聖門
所謂時中所以考比參同之者非統談有定之心豈能精擇而不差也故此所以貴於一德也

總以變之與不變不取與
三於天總之

勉大甲以二德之功

既勉君之一德
又求臣之一德

總君臣咸有德

極言修德播善至

而協推言德之效

終上文保厥位之意

總儆戒以終之

一德無始終之聞亦不
一德無終始之聞亦不

河有來賓小交開

歸于一德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
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今嗣王新

服厥命惟新厥德終始惟一時乃日新任官惟
賢材左右惟其人臣為上為德為下為民其難

其慎惟和惟一德無常師主善為師善無常主
協于克一俾萬姓咸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

心克綏先王之祿永底烝民之生嗚呼七世之
廟可以觀德萬夫之長可以觀政后非民罔使

民非后罔事無自廣以狹人匹夫匹婦不獲自
盡民主罔與成厥功沃丁既葬伊尹于亳咎單

代方五

尚書表注上

三十三

通志堂
尚書

遂訓伊尹事作沃丁伊陟相大戊亳有祥桑穀

共生于朝伊陟贊于巫咸作咸乂四篇太戊贊

于伊陟作伊陟原命仲丁遷于囂作仲丁河亶

甲居相作河亶甲祖乙圮于耿作祖乙

盤庚上

盤庚五遷將治亳殷民咨胥怨作盤庚三篇盤

庚盤庚遷于殷民不適有居率籲眾感出矢言

曰我王來既爰宅于茲重我民無盡劉不能胥
臣以生卜稽曰其如台先王有服恪謹天命茲

猶不常寧不常厥邑于今五邦今不承于古罔

左氏傳引書作盤庚

之誥

上篇欲遷之前
殷在河南偃師是謂
西亳商始稱殷

首章論民

商自天子以來比九亂其君臣故家習為驕蹇又利瀕河之利無傲從康蓋樂其心病

按此
作曲

民之不欲遷者皆在位者謀之其不欲遷者又在位者故之故教民困乃在位正其厥也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防其蔽也

此下喻臣

黜乃心傲上從康

昔人謂世家在位臣先王皆貴人我命正辭今汝在位起信陰膚

若網無傲上
若農無從康

申言從康之害

申言傲上之禍
意內申起信陰膚之說

申言貴人之故以寬羣臣之過而告勉之

知天之斷命。矧曰其克從先王之烈。若顛木之有由蘖。天其永我命于兹新邑。紹復先王之業。底綏四方。盤庚敷于民。由乃在位。以常舊服。正法度。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王命眾悉至于庭。王若曰。格汝眾。予告汝訓。汝猷黜乃心。無傲從康。古我先王。亦惟圖任舊人共政。王播告之修。不匿厥指。王用丕欽。罔有逸言。民用丕變。今汝聒聒起信陰膚。予弗知乃所訟。非予自荒。兹德惟汝含德。不惕予一人。予若觀火。予亦拙謀。作乃逸。若網在綱。有條不紊。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汝克黜乃心。施實德于民。至于婚友。丕乃敢大言。汝有積德。乃不畏戎毒于遠邇。邇情農自安。不昏作勞。不服田畝。越其罔。有黍稷。汝不和吉言于百姓。惟汝自生毒。乃敗禍。姦宄以自災于厥身。乃既先惡于民。乃奉其恫。汝悔身何及。相時儉民。猶胥顧于箴言。其發有逸口。矧予制乃短長之命。汝曷弗告朕。而胥動以浮言。恐沈于眾。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嚮邇。其猶可撲滅。則惟汝眾自作弗靖。非予有咎。遲任有言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古我先王。暨乃祖

五十四十三

尚書表注上

二四

通志堂
內華

皆我固不敢輕
用罰以加在任然福
善得運之公亦非可
得而私者故自此至
篇末申明賞罰之
意

無從康
無傲上

總篇內康傲險浮
之戒以儆之

中篇遷徙之際

中篇篇之語喻民為
詳蓋遷徙之際民

亦勞止或有再動
於浮言者

首明先王君民相體
一篇大意

先王遷都無非體民

今日之遷本是體民

民不懼君祇以自誤

乃父育及逸勤予敢動用非罰世選爾勞予不

掩爾善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作

福作災予亦不敢動用非德予告汝于難若射

之有志汝無侮老成人無弱孤有幼各長于厥

居勉出乃力聽予一人之作猷無有遠邇用罪

伐厥死用德彰厥善邦之臧惟汝眾邦之不臧

惟予一人有佚罰凡爾眾其惟致告自今至于後

日各恭爾事齊乃位度乃口罰及爾身弗可悔

盤庚中

盤庚作惟涉河以民遷乃話民之弗率誕告用

序房宅

尚書表法上

三五

通志堂
公化

亶其有眾咸造勿蕪在王庭盤庚乃登進厥民

曰明聽朕言無荒失朕命嗚呼古我前后罔不

惟民之承保后胥感鮮以不浮于天時殷降大

虐先王不懷厥攸作視民利用遷汝曷弗念我

古后之聞承汝俾汝惟喜康共非汝有咎比于

罰予若籲懷茲新邑亦惟汝故以丕從厥志今

予將試以汝遷安定厥邦汝不憂朕心之攸困

乃咸大不宣乃心欽念以忱動予一人爾惟自

鞠自苦若乘舟汝弗濟臭厥載爾忱不屬惟胥

以沈不其或稽自怒曷瘳汝不謀長以思乃災

今我體民亦體先王之意

君不體民之罪

民不體君之罪

商俗尚鬼故盤庚因其所尚以警之

言君民相體之久以重明民不體君之罪

此節言臣不體君體民之罪

勉其體君

分設

石經作比

嚴時在道之禁

勉懲久定居之計

下篇定遷之後

喻民

汝誕勸憂。今其有今罔後。汝何生在上。今予命汝一。無起穢以自臭。恐人倚乃身。迂乃心。予迓續乃命于天。予豈汝威用奉畜汝衆。予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予丕克羞爾。用懷爾然。失于政陳于茲。高后丕乃崇降罪疾。曰曷虐朕民。汝萬民乃不生。生暨予一人。猷同心。先后丕降與汝罪疾。曰曷不暨朕幼孫。有比。故有爽德。自上其罰汝。汝罔能迪。古我先后。既勞乃祖乃父。汝共作我畜民。汝有戕則在乃心。我先后綏乃祖乃父。乃祖乃父乃斷棄汝。不救乃死。茲予有亂政。同位。具乃貝玉。乃祖先父丕乃告我高后。曰。作不刑于朕孫。迪高后丕乃崇降弗祥。嗚呼。今予告汝不易。永敬大恤。無胥絕遠。汝分猷念以相從。各設中于乃心。乃有不吉。不迪。顛越。不恭。暫遇茲宄。我乃劓殄滅之。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新邑。往哉。生生。今予將試以汝遷。永建乃家。

盤庚下

盤庚既遷。真厥攸居。乃正厥位。綏爰有衆。曰。無戲怠。懋建大命。今予其敷心腹腎腸。歷告爾百姓。于朕志。罔罪爾衆。爾無共怒。協比讒言。予一

降凶德者謂消其象
弱重臣之疾杜其驕
奢淫侈之風

今日之遷非我勞民
亦天意將復我祖德
以治越我國家而我
及秦君之爾

宏壯失業也

人古我先王將多于前功適于山用降我凶德
嘉績于朕邦今我民用蕩析離居罔有定極爾
謂朕曷震動萬民以遷肆上帝將復我高祖之
德亂越我家朕及篤敬恭承民命用永地于新
邑肆予冲人非廢厥謀弔由靈各非敢違卜用
宏兹賁嗚呼邦伯師長百執事之人尚皆隱哉
予其懋簡相爾念敬我衆朕不肩好貨致恭生
生鞠人謀人之保居敘欽今我既羞告爾于朕
志若否罔有弗欽無總于貨寶生生自庸式敷
明德永肩一心

尚書表注上

三七

通志堂
辰如

亮陰

當作避闇
天子居喪
之次也大夫士居倚
廬謂於中門外東牆
下倚木為廬謂於房
圓障天子又加梁楹

羣臣諫

高宗荅

恭者敬身以處默
思者不言而思道
者想此道體為如何
也此高宗著學

求說
得說
命說之言

說命上
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作說
命三篇說命王宅憂亮陰三祀既免喪其惟弗
言羣臣咸諫于王曰嗚呼知之曰明哲明哲實
作則天子惟君萬邦百官承式王言惟作命不
言臣下罔攸稟令王庸作書以誥曰以台正于
四方台恐德弗類兹故弗言恭默思道夢帝賚
予良弼其代予言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于天
下說築傅巖之野惟肖爰立作相王置諸其左
右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若金用汝作礪

孔子曰思而不學則殆又曰吾嘗終日叢思無益不如學也高宗思之功固至然磨礪相濟日養之無則心孤而無益
若全其思而有所未快自以為鈍而食其礪也若濶巨川蓋思而未通適自覺其險而審其濟也若歲大旱蓋思雖
有得然心枯而無滋養之助自覺其竭而實其化也故又總以啓乃心沃朕空言若藥之喻謂言不直則已宿疾不除
若說之喻謂知不明則行必有所不安皆用江之語非泛論也

高宗之命辭詳而說之對反略其在從諫一語蓋高宗舊學未成視羣臣未非甘盤之比故常反求諸己而惡之其病在求於獨而略於人故博說且以從諫樂其病此病既除言則必行博說之言可以朝暮入不必違數之也

世宗平日工夫唯在於思固是

對學之偏故博說

從諫首以從諫則聖

告之則取人為善內外進工

夫圓成矣

中篇傳說承總

官之命因陳立

賢出政之理

其篇篇大聰明為主

此四者政令刑罰之

大者申曹阻兵自衛

也干戈以兵伐人也

重三五者高宗大貧

英毅博說蓋慮其難

於用武○篇首言君

臣俱有治民之言亦

不可不謹故及野官

爵而節而下節以處

善性時為要處事

審其是而後可動

動必當其時而後中

節有其善而自滿而

善不繼無先時則或

時時而動不及時則

防不善之動取過則

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

啓乃心沃朕心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若跣弗

視地厥足用傷惟暨乃僚罔不同心以匡乃辟

俾率先王迪我高后以康兆民嗚呼欽予時命

其惟有終說復于王曰惟未從繩則正后從諫則

聖后克聖臣不命其承疇敢不祗若王之休命

說命中

惟說命總百官乃進于王曰嗚呼明王奉若天

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

逸豫惟以亂民惟天聰明惟聖時憲惟臣欽若

惟民從乂惟口起羞惟甲冑起戎惟衣裳在笥

惟于戈省厥躬王惟戒茲允茲克明乃罔不休

惟治亂在庶官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惡

德惟其賢慮善以動動惟厥時有其善喪厥善

矜其能喪厥功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無

啓寵納侮無恥過作非惟厥攸居政事惟醇黷

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王曰肯

哉說乃言惟服乃不良于言予罔聞于行說拜

稽首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王忱不艱允協于

先王成德惟說不言有厥咎

四方年一 尚書表注上 天 通志堂 敬如

說之言自他人觀之若散而無統惟高宗善思故知意味○知而后可行 知為先 知易而行難 行為重

數學半此蓋高宗嘗學之竟也高宗恭默思道之功得者甘盤之所教但於講明格致之功尚欠可此學之半也僅說今已進之夕聞古訓講明格致至於道積厥厥可謂盛矣其於舊學思慮之功終始接續而所思主於所學即思學並進思而學則所思者益實學而思則所學者益妙此德之修所以同學蓋思不自知其入於聖人之域矣故認諸先王體用全備而無不合也

下篇傳說承實
學子之命故陳為

甘盤高宗初年相也
其後復政遠引再三
求之卒老求邑
教學之道責擇乎
中微過不及則學乎
術自是偏矣文修
者適中之謂也

多聞建事 往行
考蹟以觀其用
古訓有獲 前心
察言以求其心

惟學 遜志
惟學 敏求 懷積
惟教 念學 自覺

乃風 下布治化

惟聖 上成君德
伊尹 俾居堯舜由惟聖之喻
恥一不獲申乃風之喻
傳說

紹辟先志惟聖之喻
級民終乃風之喻
敢對揚休命
傳說兩任其責

伊尹之書百行者吾備
傳說三篇伊尹為太
甲言哉其言明白傳
說為高宗言哉其書
深密伊尹之事書讀著
會另有傳說之書非
用二深者未易見也
不德之書伊尹之絕
筆太甲進德至是
已高故其書亦未易看

說命下

王曰來汝說台小子舊學于甘盤既乃遜于荒
野入宅于河自河徂亳暨厥終罔顯爾惟訓于
朕志若作酒醴爾惟麴蘖若作和羹爾惟鹽梅
爾交修予罔予棄予惟克邁乃訓說曰王人求
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
克永世匪說攸聞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
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惟敦學半念終始典于
學厥德修罔覺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惟說
式克欽承旁招俊乂列于庶位王曰嗚呼說四
海之內咸仰朕德時乃風股肱惟人良臣惟聖
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乃曰予弗克俾厥后惟
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
之辜佑我烈祖格于皇天爾尚明保予罔俾阿
衡專美有商惟后非賢不乂惟賢非后不食其
爾克紹乃辟于先王永綏民說拜稽首曰敢對
揚天子之休命

高宗彤日

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雉祖己訓諸王
作高宗彤日高宗之訓高宗彤日高宗彤日越

尚書表注上

五九

通志堂
以功

首章論受之必亡

次章言己之欲去欲
處不可揀欲逃恐遂
亡情不能已又問二
子當有殺臣之策

箕子荅

荅沈酌敗德之語

荅小大草竊語

荅芥民敵讎等語

箕子自處之計

一商其止於災變非
我商起任其責商
其遂二邪我無臣
異國之理

末章勉微子去

罔恒獲。小民方興相為敵讎。今殷其淪喪。若涉
大水其無津涯。殷遂喪越。至于今。曰。父師少師。
我其發出狂。我家老遜于荒。今爾無指告予。顛
隳若之何其。父師若曰。王子。天毒降災。荒殷邦。
方興沈酗于酒。乃罔畏。弗其考。長舊有位人。
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牲。牲用。以容將食。無
災降監。殷民用又讎。斂召敵讎。不怠。罪合于一。
多瘠罔詔。商今其有災。我與受其敗。商其淪喪。
我罔為臣僕。詔王子出迪。我舊云。刻子。王子弗
出我乃顛隳。自靖。人自獻于先王。我不顧行。遜

五石十年

尚書表注上

三十一

通志堂
論關生

自靖謂各行其分之所宜而即其志之所安也孔子所謂仁是也心各行其所安有以
告於先王而無愧於神明可矣王子有可去之義蓋不可使受有殺兄之名而
死字在外萬一有惟持宗社之計若我則無可去之義故曰我不顧行遜是亦
將焚林也詳此詞意則箕子比于同以死諫比于見殺箕子偶不見殺而自爾說
者遂謂箕子有言而比于獨無言者去就之義雖明而死節之義易見殊不
知其于豈有去意而比于之無合者亦以箕子意同故不復有異辭耳
微子之去遜于荒野而已若舊傳抱祭器以歸周者殊失之

尚書表注上

後學 成德 重校

尚書

金履祥表注

泰誓上

古文第二十七

周書

古誓諸侯因及
衛事庶士
小序年與敘文不同
日序中篇則可

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師渡孟津作

泰誓三篇泰誓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王

曰嗟我友邦冢君越我御事庶士明聽誓惟天

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

后作民父母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災下民沈

湎冒色敢行暴虐罪人以族官人以世惟宮室

臺榭陂池侈服以殘害于爾萬姓焚炙忠良剗

剔孕婦皇天震怒命我文武肅將天威大勳未

四百四十四

尚書表注下

一

通志堂
印

文王未伐
武王不遠伐

天命周伐受

受終不悛

天命為君伐受之
責不可違

勢不難伐
理不可不伐

武王恐有違忝罪

伐受

承天為君之責

所欲天必從之爾尚弼予一人永清四海時哉

宜于冢土以爾有眾底天之罰天矜于民民之

罪惟鈞予小子夙夜祇懼受命文武考類于上帝

三于惟一心商罪貫盈天命誅之予弗順天厥

度德同德度義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

帝寵綏四方有罪無罪予曷敢有越厥志同力

懲其侮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

弗祀犧牲粢盛既于凶盜乃曰吾有民有命罔

罔有悛心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

集肆予小子發以爾友邦冢君觀政于商惟受

中篇誓諸侯之辭

弗可失

泰誓中

惟戊午王次于河朔羣后以師畢會王乃徇師而誓曰嗚呼西土有衆咸聽朕言我聞吉人為善惟日不足凶人為不善亦惟日不足今商王

皆力行無度之事

受力行無度播棄黎老昵比罪人淫酗肆虐臣下化之朋家作仇脅權相滅無辜顛天穢德彰

民顛天

惟明天心君道

祭不順天

天命湯以伐桀

受罪浮桀

聞惟天惠民惟辟奉天有夏桀弗克若天流毒下國天乃佑命成湯降黜夏命惟受罪浮于桀利喪元良賊虐諫輔謂已有天命謂敬不足行

四十五

尚書表注下

二

通志堂

四謂指力行無度

之病原

天命伐受

天意其於夢卜哉

商必克不以其

衆

天意見於人心百姓

責望不可不往

應上文桀湯之證

誓言師臨事而懼

前言克此

又恐其忽

弔民定功

誓篇自誓其師

謂祭無益謂暴無傷厥監惟不遠在彼夏王天其以予人民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雖有周親不如仁人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百姓有過在予一人今朕必往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于湯有光勗哉夫子罔或無畏寧執非敵百姓懍懍若崩厥角嗚呼乃一德一心立定厥功惟克永世

泰誓下

時厥明王乃大巡六師明誓衆士王曰嗚呼我

類上天有至明之理其類應之亦其明蓋好善則所為皆善之一類好惡則所為皆惡之一類邪正不相入恩怨各有報禍福與亡各以類應之彰彰乎其不雜也

商受惡類之彰

狎侮五常之事

自絕于天

結怨于民

此篇專指周師故曰忿乃解其辭嚴曰有顯戮其辭嚴與上中二語不同

文王善類之言

善惡勝負類應必然武王不恃此而忘自責

此篇列陣將戰之時通誓之

小序數目與經不同

列陣

西土君子。天有顯道。厥類惟彰。今商王受。狎侮五常。荒怠弗敬。自絕于天。結怨于民。斲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作威殺戮。毒痛四海。崇信姦回。放黜師保。屏棄典刑。囚奴正士。郊社不修。宗廟不享。作奇技淫巧。以悅婦人。上帝弗順。祝降時喪。爾其孜孜。奉予一人。恭行天罰。古人有言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讎。獨夫受洪惟作威。乃汝世讎。樹德務滋。除惡務本。肆予小子。誕以爾眾士。珍殲乃讎。爾眾士。其尚迪果毅。以登乃辟。功多有厚賞。不迪有顯戮。嗚呼。惟我文考。若日月之

尚書表注下

三

通志堂
王允文

照臨光于四方。顯于西土。惟我有周。誕受多方。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

牧誓

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與受戰于牧野。

作牧誓。牧誓。時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

乃誓。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曰。逃矣。西土

之人。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馬司空。

亞旅。師氏。千夫長。百夫長。及庸。蜀。羌。髳。微。盧。彭。

濮。人。稱爾戈。比爾干。立爾矛。予其誓。王曰。古人

大誓上以誓諸侯為主，中誓諸侯之師，其詞止於商，武王定功，永世下篇，自誓其眾，下始有不追顯戮之戒，收誓則商郊一言，臨戰之時，一人不戒，易以敗事，故均誓武之帶，勉有戮，不可以貴賤異法也。

誓言 牧野受誓故 敘其罪惟言 其家事奈商邑

史記作昏棄其國

家遺其王父母弟

不輕進以亂陣 不多殺以亂陣 勿迎擊來降之人 以勞爾西土之士

于征伐商下接告手 皇天后土

于天下弗服下接 說生靈 大告武成下接王 若曰 必命于周下接前 于未

武成一篇舊蓋錯簡，待讀左利公程叔子皆當改正。朱子集長考定見於文集，祭傳今罕用，朱子未定讀，但以底商之罪一句係之，附我大邑周之列，辭惟五之上，樂有缺文而事，辭實屬焉。武成武成次第出師類告克商反政歸周諸侯受命助祭告諸諸侯，缺文定制定治化。

有言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昏棄厥肆，祀弗荅。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為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姦宄于商邑。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夫子勗哉！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勗哉夫子！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于商郊。弗迓克奔，以役西土。勗哉夫子！爾所弗勗，其于爾躬有戮。

武成

左百字

尚書表注下

四

通志堂 王九文

武王伐殷，往伐歸獸，識其政事，作武成。武成，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乃偃武修文，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丁未，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既生魄，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王若曰：嗚呼！羣后，惟先王建邦啓土，公劉克篤前烈，至于大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惟九

改正高祖告諸侯之辭以王言曰起文則見是官追述其意未必言當時全語不如湯誓之密蓋湯誓言是眾而水
及誓諸侯故其易語說先言爾加密奏誓收誓言說屢誓諸侯故武成生命或不待加詳也

其本欲下接秦夫來命
底節罪下接列爵誓

罔不幸俾下接惟爾有神

我大邑周下接前底
商之罪一旬

萬姓悅服下接前
厥四月歲生明

初大禹治水至洛得
神龍負負數載九履
一左一右七二四為百六
八為五為心腹其後
帝舜命禹則而為
其書是為洪範九疇
其綱目皆大禹之經
其發明者乃箕子之
傳中頗有錯簡

年大統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底商之罪告于
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曰惟有道曾孫周王
發將有大正于商今商王受無道暴殄天物害
虐烝民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予小子既獲仁
人敢祇承上帝以過亂略華夏蠻貊罔不幸俾
恭天成命肆予東征綏厥士女惟其士女篚厥
玄黃昭我周王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惟爾
有神尚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既戊午師
逾孟津癸亥陳于商郊俟天休命甲子昧爽受
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罔有敵于我師前徒倒
戈攻于後以比血流漂杵一戎衣天下大定乃
反商政政由舊釋箕子囚封比于墓式商容間
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于四海而萬姓
悅服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惟賢位事惟能
重民五教惟食喪祭惇信明義崇德報功垂拱
而天下治

尚書表注下

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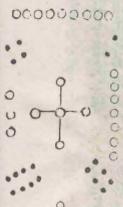
通志堂
公化

洪範

古文鴻范

武王勝殷殺受立武庚以箕子歸作洪範洪範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王乃言曰嗚呼箕子
惟天陰隲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彝倫攸斁

洛書



禹二敬用五事 七明用稽疑 六又用三德
則九嚮用五福 五建用皇極 一五行
洛書 四協用五紀 三農用八政 八念用無稽

九疇
並義

- ① 本於事者有得失
- ② 稽於古者有高
- ③ 人實有中
- ④ 正剛柔善惡
- ⑤ 人生有厚薄
- ⑥ 美惡之或異
- ⑦ 天運有乘數
- ⑧ 遲速之不齊
- ⑨ 皇極
- ⑩ 天氣有陰陽生克盛衰
- ⑪ 施於政者有是非
- ⑫ 感於天者有休咎

文憲五千白濁
圖洛書相表裏
故六二七三
八四九皆並位
於是九疇之義
相此而應

次三七
九五
四三
二一

六弟其言是也義經
文備矣第歷數爾
朱子以初次序于
前為讀於皇極居五
前為言至所以建天
下之極後四皇是極
所以審天下之變則
次終亦義今陰陽
術數家皆用之

五行造者天用而獨
言其性以者以切於
民用言也

五事之目其序全體
五行其功妙處庶微
皇之所以為極者本
此

五事之功

食貨紀王道之始刑
者聖人之不得已故
司寇居二古已後兵
者聖人太不得已故
師居六政之末
朱子曰皇者君之
稱極者至極之義
標準之名也

五福傳文

乃九五福之傳舊以
其有女極作極等語
誤屬於此言皆與
皇極相關蓋子與一
偶以發之爾大意言
人君德之治民當以
天之福福之使之仁
善善安富知所向方
然後可以望其協
極若其政死不聽夫取
聖義所謂於弟能便
有好子而家時人斯
其幸也

自言好德者皆皆當念
之受之錫之福則時
人斯其惟皇之極矣

尚書表注

六

通志堂

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陞洪水汨陳其五行
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鯀則殛死
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初一
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
四曰協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又用
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
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
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
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潤下作鹹炎上作
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二五事一曰
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恭言曰
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乂明作
哲聰作謀睿作聖三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
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
師四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
曰曆數五皇極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
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凡厥庶
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凡厥庶民
有猷有為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
皇則受之而康而色白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

第二節凡厥以下言人知所好德
而不習於非德必人君之極也
第三節凡厥以下言民之好德者與夫有德而不為惡者與華面亦

皇極 標準 六極 同文 異義 或曰 六極 極當作 石經 一行 上無 五事 無二 同字

五福以好德居四而傳則以好德爲重蓋五福皆係於天而人之所可勉者惟好德而已又錫福雖係於人主而人主所可錫者亦惟富而已
至我王道王路即皇極所以爲教養後學乎正直即皇極所以爲體履履互文以贊詩形容之爾難指民之斂極而言然皇極四方八面公平正大體段於此可見

人有不幸而貧窮
舉獨者當扶之有
幸而榮貴者當抑
之入之有才者
必使進於德行
人之趨正者亦必先
有以養之

皇極經文 傅子駿曰此章乃古書韻語與其子則後書文不同王之意是之上接皇建有極之下爲皇極經文其于傳

文

時人斯其惟皇之極無虐弊獨而畏高明入之有能有爲使羞其行而邦其昌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用好子而家時人斯其辜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六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

七百廿

尚書表注下

七

通志堂御子珍

五福極總傳錯簡
作福作威所謂向用
五福成用六極也五
食者入之福臣而
作威福備王食則臣
宰而福備備臣皆
歸于六極矣

非有定體卦有定辭
自其有變動之變而
天下之至變生焉故
善卜筮者必自其差
忒而推衍之
盡入謀然後卜筮
決之

柔克平康正直彊弗友剛克燮友柔克沈潛剛克高明柔克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王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王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王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曰貞曰悔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身其康彊子孫其逢吉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

彙

今文作藩

古文作滄

釋 古文作圖

悔

說文作計卦之不變者以內爲貞外爲辭變者以卦爲貞卦爲辭

九圍 對義



- 一 五事本然之性
- 二 福極有厚薄
- 三 五事身身互
- 四 五紀天運之常經
- 五 五事身身互
- 六 五事身身互

經文對舉

龜筮常與天謀相參
古人以龜先筮為龜
能成所應久遠筮應
在一時而時日推遷又
須筮筮於有筮筮龜
長之說然龜則信信
皆上若易則惟中者
之事應否則有或
不為小人謀故自文
王周孔亦惟以易
訓人非能料可查
若氣數推移則惟
龜筮知之故其遺于
人雖人謀自從中
為也且地居中人
已還相為體用此
五事庶徵之徵應
蓋舉一隅以示例
餘可類推

五紀傳文 東坡跋
張氏石林葉氏登
其氏言曰此章當為
五紀之傳○歲月日

星之度真千曆數其
子於此時以其為若
臣政事者言之以明
調養之本
古者上下有分非疎
無自富者故五福不
言黃言官則黃言知
余依好德者學則
事而以為福養生
而強弱皆思者多
矣今其氣運清明
知德我之美而樂
之豈非福一大若
使此心實庸所好非
德雖壽富安逸所
謂銳暖安居而無敘
祿以荒之取職近於
禽獸何足以為福哉
所以得德接壽富
寧之後五福之好德
亦猶五行之土五事
之思而乃居四者以
事終命為人生之終
德居四所以德壽富
康寧而以備其考終者也

堂書表注下

庶民逆吉 卿士從龜從筮從 汝則逆庶民逆吉
庶民從龜從筮從 汝則逆卿士逆吉 汝則從龜
從筮逆 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 作外凶 龜筮共
違于人 用靜吉 用作凶 八庶徵 曰雨 曰暘 曰燠
曰寒 曰風 曰時 五者來備各以其敘 庶草蕃庶
一極備凶 一極無凶 曰休徵 曰肅時 雨若 曰又
時暘若 曰暫時燠若 曰謀時 寒若 曰聖時 風若
曰咎徵 曰狂恒雨若 曰僭恒暘若 曰豫恒燠若
曰急恒寒若 曰蒙恒風若 曰王省惟歲 卿士惟
月 師尹惟日 歲月日時無易 百穀用成 乂用明
俊民用章 家用平康 日月歲時既易 百穀用不
成 乂用昏不明 俊民用微 家用不寧 庶民惟星
星有好風 星有好雨 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 月
之從星則以風雨 九五福 一曰壽 二曰富 三曰
康寧 四曰攸好德 五曰考終命 六極 一曰凶短
折 二曰疾 三曰憂 四曰貧 五曰惡 六曰弱 武王
既勝 殷邦諸侯 班宗彝 作分器

旅葵

皇王大紀繫於成王之紀

西旅獻葵 大保作旅葵 葵惟克商 遂通道于
九夷 八蠻 西旅底貢 厥葵 大保乃作旅葵 用訓

通志堂 師子珍

謹德一篇之要

貢物之制

受貢所以示諸侯

玩人狎侮 病原也

玩物 後耳目

謹玩人以及玩物因

玩物言其志因喪

志而言定志之道因

道重而久知言之效

語雖偶而言相生也

反其玩物

反其玩人上文因玩

玩人之失以仿其原

此段因寶物而歸重

寶賈之意以見其好

末終謹德之意言

益切密

此篇敘事意深淺時

種子疑其間不可盡

信

穆上蔡云和同以下

自以為功謂獨崇為

己事也

責宋子云知責其

情子之責

易以波反朱子作換易之勿謂不足為物之輕重惟德足以為物之重

于王曰嗚呼明王慎德四夷咸賓無有遠邇畢

獻方物惟服食器用王乃昭德之致于異姓之

邦無替厥服分寶玉于伯叔之國時庸展親人

不易物惟德其物德盛不狎侮狎侮君子罔以

盡人心狎侮小人罔以盡其力不役耳目百度

惟貞玩人喪德玩物喪志志以道寧言以道接

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

乃足犬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獸不育于國

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邇人安嗚呼

夙夜罔或不勤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為山九仞

巧虧一簣允迪茲生民保厥居惟乃世王巢伯

來朝芮伯作旅巢命

金滕

此篇除祝詞外皆非周公作序文

武王有疾周公作金滕金滕既克商二年王有

疾弗豫二公曰我其為王穆卜周公曰未可以

戚我先王公乃自以為功為三壇同墠為壇於

南方北面周公立馬植璧秉珪乃告大王王季

文王史乃冊祝曰惟爾元孫某遘厲虐疾若爾

三王是有丕子之責于天以旦代某之身予仁

若考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乃元孫不若旦多

尚書表注下

九

通志堂

周禮古卜筮既畢則繫帛以比其命注謂書所命龜之事及兆於冊繫禮神之幣而合藏焉是則金縢之厲藏古書之幣器終事納冊亦周禮古人之常職世俗謂周公始為此置納冊以爲他日自驗之地其說隘矣

周公追切之意言不暇文

周公占畢而歸史納冊於匱

武王十三年克商十四年有疾乃瘳十九年崩

後敘自武王既喪以後金縢後敘

周公之避所以安告二公若以成王幼

朝事不可無托也所以周公在外而朝廷無事成王雖疑而外不敢誦公有一公在爾

鴟鴞之詩蓋指武庚既誘管蔡必及王

成王君臣遇災弁服啟金縢之匱取書

以下因得卜史昔日所納周公之冊

新蔡云當作親鄭詩箋云成王既得金縢之書親迎周公

大木所偃謂所作壇壝於含民居

我之弗辟 朱子初從注說作致辟唯爾蔡氏從鄭氏詩箋作避謂三版方流言周公不應以語言致避與兵誅之成方當從及周公居東二年成王乃知罪之在管蔡故曰罪今得得着蔡古文尚書凡君辟刑辟字皆并猴獨此辟作罰是必并壁書本作避字也辟諸聲從從并皆辟避之聲

材多孰不能事鬼神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爾子孫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祗畏嗚呼無隆天之降寶命我先王亦永有依歸今我即命于元龜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珪歸俟爾命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珪乃卜三龜一習吉啓籥見書乃并是吉公曰體王其罔害予小子新命于三王惟永終是圖茲攸俟能念予一人公歸乃納冊于金縢之匱中王翼日乃瘳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于後公乃爲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王亦未敢誦公秋大熟木穫天大雷電以風木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王與大夫盡弁以啓金縢之書乃得周公所自以爲功代武王之說二公及王乃問諸史與百執事對曰信噫公命我勿敢言王執書以泣曰其勿穆卜昔公勤勞王家惟予沖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新逆我國家禮亦宜之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二公命邦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歲則大熟

尚書表注下

十

通志堂公止

奉武王殷受已自焚遂命其子武庚後商祀而使管叔蔡叔霍叔監之及武王崩成王幼周公秉政武庚詐稱復殷之意三叔爲其所誘遂言以感周公周公居東其後成王悟迎周公以歸三叔遂及武庚以叛蓋武庚非三叔不足以及開周而一叔非武庚不足以動衆大誥之書專言黜殷而不言三叔實以武庚聲勢甚熾然亦不忍言三叔之事也

猷古文作諒前名

曰猷同周書道諒多曰已

首敘事變之來

謙言幼愚未能上測天意

但是不可不爲以廣前烈

用寶龜以介紹天明

迷命龜之辭

卜吉梁上文未能格知天命

以吉卜告邦君御事以之東征

迷邦君御事之言報大

迷考翼之言違上

已前皆敘迷之語

此答報大之言正望邦君御事扣勉

大誥

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作

大誥大誥王若曰猷大誥爾多邦越爾御事弗

弔天降割于我家不少延洪惟我幼冲人嗣無

疆大歷服弗造哲迪民康矧曰其有能格知天

命已予惟小子若涉淵水予惟往求朕攸濟敷

賁敷前人受命茲不忘大功予不敢閉于天降

威用寧王遺我大寶龜紹天明即命曰有大艱

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靜越茲蠢殷小腆誕敢紀

其敘天降威知我國有疵民不康曰予復反鄙

我周邦今蠢今翼日民獻有十夫予翼以于紉

寧武圖功我有大事休朕卜筮吉肆子告我友

邦君越尹氏庶士御事曰予得吉卜予惟以爾

庶邦于伐殷逋播臣爾庶邦君越庶士御事罔

不反曰艱大民不靜亦惟在王宮邦君室越予

小子考翼不可征王害不違上肆予冲人永思

艱曰嗚呼允蠢繆寡哀哉予造天役遺大投艱

于朕身越予冲人不叩自恤義爾邦君越爾多

士尹氏御事綏予曰無忘于恤不可不成乃寧

考圖功已惟予小子不敢替上帝命天休于寧

六百十六

尚書表注下

十一

通志堂

良甫

非甲不手

下數字衍

考翼父老翼敬事之老成也

未子言疑大誥一篇當時欲聳動天下而其大意慮天下有向背之萌陳大道以誥恐勸人勉力用心而專歸於上殊不知晚復祥安此篇特一時與四方諸侯因之御事陳伐敷之義以大誥天下猶大誓等專在黜陟極言大誓亦黜陟故乃大誥爾蓋當時武庚挾殷餘之頑民三監又各挾其國之衆其艱難勢誠大也故羣臣有賴大之說有違下之請意欲開境自守耳惟釋其艱之疑與其違下之說反覆言之使確有可信而其事歸於上者蓋證天命以疑也

此蒼違上之言

武王承天以
上今日亦以
上承天

重釋艱之語同

天意
民心所欲承上
文言
天非詳諱有可
信之辭考之我
民爾

民心所惡

堂播之會責之吾身

伐救之喻責邦君御事民養謂斯
養之人

大蔡云謂亂臣十人

謂周家開國之初皆
由哲人其時亂臣十
人能逆知天命於難
謀之中此時邦君御
事不敢違上明制
今此作難之人近相
攻於我寧爾乃不知
天命之不變易乎
然釋違上之語
天命

王與我小邦周寧王惟卜用克綏受茲命今天其相民矧亦惟卜用嗚呼天明畏弼我不丕基王曰爾惟舊人爾丕克遠省爾知寧王若勤哉天闕恣我成功所予不敢不極卒寧王圖事肆予大化誘我友邦君天棐忱辭其考我民予曷其不于前寧人圖功攸終天亦惟用勤恣我民若有疾予曷敢不于前寧人攸受休畢王曰若昔朕其逝朕言艱日思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厥父舊厥子乃弗肯播矧肯穫厥考翼其肯曰予有後弗棄基肆予曷敢不

七十此

尚書表注下

十二

通志堂
王啟

微子之命

上陳惟若茲

其勸弗救王曰嗚呼肆哉爾庶邦君越爾御事爽邦由哲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越天棐忱爾時罔敢易法矧今天降戾于周邦惟大艱人誕鄰胥伐于厥室爾亦不知天命不易予永念曰天惟喪殷若穡夫予曷敢不終朕畝天亦惟休于前寧人予曷其極卜敢弗于從率寧人有指疆土矧今卜筭吉肆朕誕以爾東征天命不僭

微子者帝乙庶長子也。帝乙欲立太史執不可及討無道微子數諫不聽遂去之武王克殷之後長商谷間釋箕子囚封于箕。禮殆遍而未及微子者時微子適于荒野及殺武庚乃立微子於宋為股後以負于周此其命書也。

崇德

上述成湯下嘉微子中間更不言受三武庚滅之事蓋微子所不及聞周家亦不忍言也

東夏地大衆封而不忌周之德微子之賢俱可見也

應言負辜之意勉之期之

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啓代殷後作微子之命微子之命王若曰猷殷王元子惟稽古

崇德象賢統承先王修其禮物作賓于王家與

國咸休永世無窮嗚呼乃祖成湯克齊聖廣淵

皇天眷佑誕受厥命撫民以寬除其邪虐功加

于時德垂後裔爾惟踐修厥猷舊有令聞恪慎

克孝肅恭神人子嘉乃德曰篤不忘上帝時歌

下民祇協庸建爾于上公尹茲東夏欽哉往敷

乃訓慎乃服命率由典常以蕃王室弘乃烈祖

律乃有民永綏厥位毗予一人世世享德萬邦

作式俾我有周無斃嗚呼往哉惟休無替朕命

唐叔得禾異畝同穎獻諸天子王命唐叔歸周

公子東作歸禾周公既得命禾旅天子之命作

嘉禾

康誥

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作康誥

酒誥梓材康誥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

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衛

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周公成勤乃洪大誥治

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惟乃丕顯考文王

梓材亦發序於此此敘蘇氏謂誥語之錯簡未予從之案此敘發語亦未敘詳辨于梓材名誥之首

武王母弟自周外惟康叔為賢武王克殷分其故地朝歌以東封康叔其西北為武庚地及武庚後成王周公之遺其民以其故地遺民益封康叔為衛君蓋地相比近漢書言周公善康叔不從管蔡之亂是也小序以此為成王書蓋發篇首錯簡誤以酒誥梓材冠康誥之首

七百十五 尚書表注下 十三 通志堂 玉成

明德謹罰

此章推原文王德業以致克殷而有天下實身或王自謂也辭朱子云忽遂之意言康叔忍遠有此東土也

明德

此章欲康叔本之家學參國俗之在賢則求之在先所以廣其德天動而餘用保人知謂康叔更互戒之言謂治政耳

大威可畏以其命匪可信民情可見其小人難保

怨豈在明不見是圖怨不在大亦不在寡怨歎若無怨怨不在小也在於能患人所不能則小人之怨俱無矣

謹罰

有教謂為政自始次第必大明智以服人則民勦勉於和所謂大畏民志也去疾之心去惡則民自責其咎所謂無請已而後非誅人也以愛赤子之心愛民則惟民其康又所謂心誠求之者也

克明德慎罰不敢侮鰥寡庸庸祗祗威威顯民用肇造我區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惟時怙冒聞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誕受厥命越厥邦厥民惟時敘乃寡兄勗肆汝小子封在茲東土王曰嗚呼封汝念哉今民將在祗適乃文考紹聞衣德言往數求于殷先哲王用保乂民汝丕遠惟商者成人宅心知訓別求聞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弘于天若德裕乃身不廢在王命王曰嗚呼小子封惻瘵乃身敬哉天畏棐忱民情大可見小人難保往盡乃心無康好逸豫乃其乂民我聞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惠不惠懋不懋已汝惟小子乃服惟弘王應保殷民亦惟助王宅天命作新民王曰嗚呼封敬明乃罰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乃有大罪非終乃惟眚災適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王曰嗚呼封有敘時乃大明服惟民其勦懋和若有疾惟民其畢棄咎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非汝封刑人殺人無或刑人殺人非汝封又曰劓刑人無或劓刑人王曰外事汝陳時臬司師茲殷罰有

七百廿一 尚書表注下 十四 通志 王成

外事微之未成未達于康叔者此有司之事也要囚獄之已成已達于康叔者此則康叔之事也事在有司但當示之準的法其例格事在康叔則成而不可變故必詳審之而後斷焉

○臬說文進的

次遷就之意
皆于作耶

則殺非吾本心皆民
自作罪惡為人必
同惡爾然民之罪
有大於此者凡不
孝不慈不友不恭
者是
字古文作筆

然不率之罪又有
大可擊戾者凡為
臣而不忠者有足
戾說文戾也擊戾
之義

君長之罪勉康

臣者民之表故貴民
之不孝恭其大又在
責臣之不忠君長若
臣之失故責臣之不
忠則為君長者又
不可不自責而盡
其道也

武王自責之意

前責之民因責之
臣責之臣因責之康
叔此一章武王及
之身不自責為篇
中節上節

倫又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丕蔽要囚
王曰汝陳時臬事罰蔽殷彝用其義刑義殺勿
庸以次汝封乃汝盡遜曰時敘惟曰未有遜事
已汝惟小子未其有若汝封之心朕心朕德惟
乃知凡民自得罪寇攘姦宄殺越人于貨賢不
畏死罔弗慙王曰封元惡大慙矧惟不孝不友
子弗祗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
子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兄
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惟弔茲不于我政
人得罪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曰乃其速由文
王作罰刑茲無赦不率大戛矧惟外庶子訓人
惟厥正人越小臣諸節乃別播敷造民大譽弗
念弗庸殛厥君時乃引惡惟朕慙已汝乃其速
由茲義率殺亦惟君惟長不能厥家人越厥小
臣外正惟威惟虐大放王命乃非德用乂汝亦
罔不克敬典乃由裕民惟文王之敬忌乃裕民
曰我惟有及則予一人以懌王曰封爽惟民迪
吉康我時其惟殷先哲王德用康乂民作求矧
今民罔迪不適不迪則罔政在厥邦王曰封予
惟不可不監告汝德之說于罰之行今惟民不

尚書表注

十五

通志堂

求聖也對也如詩好求之求

蔡云此下飢其不用罰而用德

靜未戾厥心。迪屢未同。爽惟天其罰。殛我。我其不怨。惟厥罪無在大。亦無在多。矧曰其尚顯聞于天。王曰。嗚呼。封。敬哉。無作怨。勿用非謀。非彝。蔽時忱。丕則敏德。用康乃心。顧乃德遠。乃猷。裕乃以民寧。不汝瑕殄。王曰。嗚呼。肆汝小子封。惟命不于常。汝念哉。無我殄享。明乃服命。高乃聽。用康又民。王若曰。往哉。封。勿替敬典。聽朕告汝。乃以殷民世享。

酒誥

酒誥。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乃穆考文王肇國

乃名分

尚書表注

十六

通志堂

述文王教西土之大命

諸侯羣臣

教小子及庶國

又使民自祭于

此下教妹之大命

教妹之民

謂妹之民。此以後手足專於種藝。走事父兄。服勞。遠貢。以養父母。喜慶則用酒。

教妹之臣

越庶國。飲惟祀。德將無醉。惟曰。我民迪小子。惟土物愛厥心。臧聰聽祖考之彝訓。越小大德。小子惟一妹土。嗣爾股肱。純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肇牽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厥父母慶。自洗腆。致用酒。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其爾典聽朕教。爾大克羞。羞者。惟君。爾乃飲食醉飽。

羞者。惟君。謂屬羞。士。若與羞于君所也。祭儀禮。君舉其臣。凡羞于君者。皆曰。此謂惟養老與燕于公所則。可飲酒。饋祀禮。單則可飲酒。惟與也。書中。屨舉之辭。皆曰。惟。文。惟。曰。下文。畏相。惟。御。事。禹。貢。曰。惟。木。武。成。重。民。五。教。惟。食。喪。祭。皆。是。訓。與。

我聞惟曰云謂成湯畏上天之明命畏小民之難保經德於己而秉哲以用人至統如此故自湯而下至于帝謂歷世久遠而皆能成其君道畏敬相臣與御事之人然匪外為恭也實不敢自暇逸況敢飲乎此臣皆言商先王為君之事越在內外服始言諸臣善說惟御事以下為言臣事者作也惟訓與解見上文○若不飲飲臣不惟不敢亦不嗜飲

此下詰康叔非徒也前章命康叔述之王西土之飲以教妹妣故此章又總言以明證之謂我西土非已往述事也其非君御事小子尚先用久王故不腆于酒

此述商先王之飲之德商先臣不飲之俗

此述商後王之飲酒之禍及其臣民羣飲之羣

弗惟明德馨香登聞誕維怨氣流酒之腥聞

商亡

以商為監

此下勉康叔誥誥必商之遺臣諸侯

官之長及康叔巨國之三卿以及康叔之身皆當剛制于酒

丕惟曰爾克永觀省作稽中德爾尚克羞饋祀爾乃自介用逸茲乃允惟王正事之臣茲亦惟天若元德永不忘在王家王曰封我西土非徂邦君御事小子尚克用文王教不腆于酒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王曰封我聞惟曰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顯小民經德秉哲自成湯咸至于帝乙成王畏相惟御事厥業有恭不敢自暇自逸矧曰其敢崇飲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越在內服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罔敢湏于酒不惟不敢亦不暇惟助成王德顯越尹人祇辟我聞亦惟曰在今後嗣王酣身厥命罔顯于民祇保越怨不易誕惟厥縱淫泆于非彝用燕喪威儀民罔不盡傷心惟荒腆于酒不惟自息乃逸厥心疾很不克畏死辜在商邑越殷國滅無懼弗惟德馨香祀登聞于天誕惟民怨庶羣自酒腥聞在上故天降喪于殷罔愛于殷惟逸天非虐惟民自速辜王曰封予不惟若茲多誥古人有言曰人無於水監當於民監今惟殷墜厥命我其可不大監撫于時予惟曰汝劼毖殷獻臣侯甸男衛矧太史友內史友

上卷下

尚書表注下

十七

通志堂印

侯勇而衝敵畿內外惟邦諸侯也康叔至孟侯實使長之固當初志之也爰為至酌諸侯董督臣皆成風政履歷皆
與武王事酒為語然名為獻臣者則固賢矣亦在語必之數何也習俗移樂或不免如而晉漢宋風靡靡諸
名勝不能免者况燕飲之習士大夫官所易流是以不但諸侯獻臣且惟康叔之臣以及康叔之身亦與有剛制
之戒焉察雖不能詳遠為武庚所醉幸陷於惡豈不甚可異也

禁殺殷之飲 防亂

禁殺殷之飲

不治臣之酒則民
皆酒矣

此當周公始營洛道王
德意以諭諸侯一書
其大義說康誥所謂
洪大誥治者以謂前
大誥故此名梓材案
大傳此文當有周公
曰而無封字

首勳邦君通士之
情及為邦君喻卿
大夫之語
又勉邦君率先勞
來其民

宥有罪戾
述王啓監之戒其
恤孤寡

述王啓邦君在於
去舊愆
述王啓監罔攸辟
前是周公成勳
後是汪大誥治
完洛之議

繼宗惟事以安平
述之言為虎邦朝
貢之地
自惟曰以後既字
多

平王述王之意為化

博曰成王今諸侯咸成厥居為東郭諸侯諸君行師從師師之長三卿是也卿行旅從尹旅者旅之長卿之副也古
者有一與作則司旅師從旅司字畫上禮司馬以軍法治也旅從人其所連屬之人及為公家
事傷人者皆于斃錄今既服此大役皆錄為良民孤寡字在役者與春官皆優恤之

越獻臣百宗工矧惟爾事服休服采矧惟若疇
圻父薄違農父若保宏父定辟矧汝剛制于酒
厥或誥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
殺又惟殷之迪諸臣惟工乃涵于酒勿庸殺之
姑惟教之有斯明享乃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
弗恤弗蠲乃事時同于殺王曰封汝典聽朕恣
勿辯乃司民涵于酒

梓材 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陽方民大和會
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周公成勳乃洪大誥治

梓材王曰封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以厥臣
達王惟邦君汝若恒越曰我有師師司徒司馬

嘗書表注下

十八

通志堂
順

司空尹旅曰予罔厲殺人亦厥君先敬勞肆徂
厥敬勞肆往茲宥殺人歷人宥肆亦見厥君事
戎敗人宥王啓監厥亂為民曰無胥戕無胥虐
至于敬寡至于屬婦合由以容王其效邦君越
御事厥命曷以引養引恬自古王若茲監罔攸
辟惟曰若稽田既勤敷畷惟其陳修為厥疆畷
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塗墍茨若作梓材既
勤樸斲惟其塗丹雘今王惟曰先王既勤用明
德懷為夾庶邦享作兄弟方來亦既用明德后
式典集庶邦丕享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

見疑
作為
敬寡
疑作
於寡

梓材發生今文作周公教伯禽之書凡安國古文作成王誥康叔書王介甫吳才老朱子蔡氏皆疑之吳才老斷自王洛
誥以下以洛誥文蔡氏斷自今王惟曰以下入臣古君之辭今安書即康誥之敘所謂惟三月云乃洪大誥治者即召誥敘所
謂周公用書命侯甸男采伯者也宋與多士篇同列今據於召誥之前又誤置於康誥酒誥之後故其序誤冠康誥之首而曰
又誤衍酒誥尾而曰封也且歐氏既康誥之敘為洛誥之敘而吳氏又以此梓材之文似洛誥之文朱子皆嘗是之則是前儒之意皆以
此為晉洛之書矣今以策誥之敘冠梓材之書則前書即周公成勳之事後半篇即洪大誥治之文集庶邦一節則黃東都為
四方朝貢道里之均先後迷民一節乃史殿遷洛密邇王室之化似復古書之舊云

茲茲監永保民

于先王肆王惟德用和懌先後迷民用懌先王
受命已若茲監惟曰欲至于萬年惟王子子孫
孫永保民

召誥

敘

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作召誥召

召公至洛

誥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
于豐惟太保先周公相宅越若來三月惟丙午
朏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

周公至洛

則經營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
汭越五日甲寅位成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

用書命庶殷即多

七十九上六

尚書表序下

十九

通志堂
甘信

士之書所謂惟三月

洛則達觀于新邑營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

周公初于新邑洛用

二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越

告商王士者此侯甸

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

男邦伯亦必有書其

厥既命庶庶庶殷丕作太保乃以庶邦冢君出

敘逸出于康誥所謂

取幣乃復入錫周公曰拜手稽首旅王若公誥

惟三月初基云乃

告庶殷越自乃御事嗚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

洪大誥治者其書即

恤大國殷之命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

梓材之篇

恤嗚呼曷其奈何弗敬天既遐終大邦殷之命

誥周公至洛以王命

茲殷多先哲王在天越厥後王後民茲服厥命

召公稱陽成于

厥終智藏瘝在夫知保抱攜持厥婦子以哀籲

王亦因公以達

化爾本於自治

一篇大意

恤敬

監殷之休

監殷之恤

天哀民而眷
用其命
懋德
王當莊敬德
以保之

監二代之休之恤

敬德之事

敬老

敬民

宅洛今日之休

化商今日之恤

敬德

監二代之休恤

我不敢測知其存
三之故惟不敬德所
以墜命

今王繼一代而受天
命當繼其所以有
功者不可跡其所以
亡也

宅洛之初

其知字相應謂天
其命休邪否邪不可
知我所知者宅洛之
初惟疾敬德崇德保
天而已

此下武勉之要在
敬民

天祖厥三出執嗚呼天亦哀于四方民其眷命
用懋王其疾敬德相古先民有夏天迪從子保
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今相有殷天迪格保
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今冲子嗣則無遺壽
者曰其稽我古人之德矧曰其有能稽謀自天
嗚呼有王雖小元子哉其不能誠于小民今休
王不敢後用顧畏于民君王來紹上帝自服于
土中且曰其作大邑其自時配皇天茲祀于上
下其自時中义王厥有成命治民今休王先服
殷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節性惟日其邁王
敬作所不可不敬德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
可不監于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
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
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歷年我不
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今王
嗣受厥命我亦惟兹二國命嗣若功王乃初服
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今天其
命哲命吉凶命歷年知今我初服宅新邑肆惟
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其惟王勿
以小民淫用非彝亦敢殄戮用义民若有功其

五十四

尚書表注

二十

通志堂

史書旅王言公所以
有上下勤恤之語

朱章旅王之辭

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王顯
上下勤恤。其曰：我受天命，丕若有夏歷年。式勿
替有殷歷年。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拜手稽首
曰：予小臣敢以王之讎，民百君子，越友民，保受
王威命明德。王末有成命，王亦顯。我非敢勤，惟
恭奉幣用，供王能祈天永命。

洛誥

首章周公至洛伴

來獻圖上之辭復反

一云告也。如願有
復有復於王復

舊言不致於潤東瀍

西為上城，上瀍東

為下都，若召公成

申至洛，上宅則王城

已上得，上經管則上

之已古，後上日周公

至達觀，新邑營不

應又改也。意者召

公上王城，周公下

都，上惟洛食，則利

於洛邑之地，利於君亦

利於民也。

成王若謝周公辭

周公勉成王以宅洛

之事

朱子曰：自此以後漸不
可曉，蓋不知何時
御君者臣

明謂友之也
後漢書引此作其朋
其朋

七十廿四

尚書表注

王

通志堂
祝文

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使來告，上作洛誥。
洛誥：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王如弗敢
及天基命，定命予，乃胤保大相東土，其基作民
明辟，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我卜河朔黎水，我
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東亦
惟洛食，佂來以圖及獻，上王拜手稽首曰：公不
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其作周匹休，公既定宅
佂來，來視予，卜休恒吉，我二人共貞，公其以予
萬億年敬天之休，拜手稽首誨言。周公曰：王肇
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予齊百工，佂從王
于周，予惟曰：庶有事，今王即命，曰：記功宗，以功
作元祀，惟命曰：汝受命篤弼，丕視功載，乃汝其
悉自教，工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無若火始

召誥洛誥相為首尾，惟洛誥所紀若無，蓋有周公至洛使告圖，上往復之辭，有周公歸周迎王在洛對答之辭，有成王在洛留周公于後而歸之辭，有周公為王留洛相勉敘述之辭，辭從其辭事，從其事，各以類附，然無往來先後之敘，蓋其日月必已在殷紂年之史，故此篇事辭各以類附，不嫌於亂雜，但其間亦必有缺文錯簡，皆其生口授之訛，而孔氏又以所聞伏生之書為定，以此致誤。

錄小明也火始燄燄其所以彰灼者次第不可過也主以神明用則機熟而日熾矣
子齊百等拜從王于周與惟以在周工往新邑等語當是周公率百官迎王於周以往洛之辭

明作振勵之中有忠厚寬大之意

御諸侯

施政化

裴輔 下同

此成王召周公前章祀于新邑及敘工撫事明作博犬等語

此成王答周公後章之言與明農之請此成王在新邑將歸周命周公留後治洛之辭

宋子曰此與公訣而歸之言

此周公許王留洛之辭且君臣相勉

燄燄厥攸灼敘弗其絕厥若尋及撫事如予惟
以在周工往新邑倅嚮即有僚明作有功惇大
成裕汝永有辭公曰已汝惟冲子惟終汝其敬
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享多儀儀不及物惟
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凡民惟曰不享惟事其
爽侮乃惟孺子須朕不暇聽朕教汝于棐民彛
汝乃是不獲乃時惟不永哉篤敘乃正父罔不
若予不敢廢乃命汝往敬哉茲予其明農哉彼
裕我民無遠用戾王若曰公明保予冲子公稱
丕顯德以予小子揚文武烈奉荅天命和恒四
方民居師惇宗將禮稱秩元祀咸秩無文惟公
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迓衡不
迷文武勤教予冲子夙夜必祀王曰公功棐迪
篤罔不若時王曰公予小子其退即辟于周公
公後四方迪亂未定于宗禮亦未克敘公功迪
將其後監我士師工誕保文武受民亂為四輔
王曰公定予往已公功肅將祗歡公無困哉我
惟無斃其康事公勿替刑四方其世享周公拜
手稽首曰王命予來承保乃文祖受命民越乃
光烈考武王弘朕恭孺子來相宅其大惇典殷

漢志

尚書表注下

十二

通志堂 及文

成王既留周公於外，使人以留公之意告殷民，而以桓齋發寧。周公辭曰：「明禋拜于稽首休享，蓋以享禮禮公也。周人不敢當，故不敢宿，宿肅也。則以此桓齋禋于文武而為成王祈福，曰：『惠德萬厚，繼敘之福。』使王不備，表屬于萬萬年，欲能表武之德，殷民亦長有化歲之效。王其使殷民承順，教諭萬年之遠，其永觀懷德，此蓋祈化爾之福也。」

此又述成王命留之禮，而周公以告文武。

成王祭告文武，以周公留後，以洛成。在洛或久成，祭告爾。

命周公之冊

此冊即召誥統所謂三月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服也。上原天命，推夏商取亡之故，商周受命之由，前後相證釋其頑，不且意乎其怨，羅折其驕，觀辨其敬肆，期其居洛安久之計，厥斃命殷庶，殷服在作矣。

夏取亡之故
殷取亡之故

以形體謂之天，以主宰謂之帝。一而互文爾。非我敢取殷天之不里殷者，以其罔固亂，非我敢求位帝之不里殷者，人心之所欲為，則天明成以罰之也。

獻民亂為四方新辟，作周恭先，曰：「其自時中，又萬邦咸休，惟王有成績，予旦以多子越御事，篤前人成烈，荅其師，作周孚先，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俘來毖殷，乃命寧予以桓齋二卣，曰：『明禋拜于稽首休享，予不敢宿，則禋于文王武王，惠篤敘，無有違自疾，萬年厭于乃德。』殷乃引考，王俘殷乃承敘萬年，其永觀朕子懷德，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王命作冊，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王賓殺禮，咸格，王入太室裸，王命周公後，作冊，逸誥，在十有二月。」

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

多士

成周既成，遷殷頑民，周公以王命誥作多士，多

士，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王若曰：「爾殷遺多士，弗弔，旻天大降喪于殷，我有周佑命，將天明威，致王罰勅，殷命終于帝，肆爾多士，非我小國敢弋殷命，惟天不弔，允罔固亂，弼我，我其敢求位，惟帝不弔，惟我下民秉為，惟天明畏，我聞曰：『上帝引逸，有夏不適逸，則惟帝降格，嚮于時夏，弗克庸帝，大淫泆有辭，惟時天罔。」

尚書表注

二十三

通志堂

夏亡商亡

商之所以盛明德

受之所坐不明

天之亡人國未有無其故者

周承天以割殷

殺民為亂子其曰猶云子豈意謂

天厭殷

遷殷民

亦天意

解其怨懼

折其覲望

此許多方言高所謂王來自奄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者是在前不殺而遷之此命以作洛之後固惟四國實貢之類亦惟殷民服習之地

念聞厥惟廢元命降致罰乃命爾先祖成湯革

夏俊民甸四方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

祀亦惟天丕建保乂有殷殷王亦罔敢失帝罔

不配天其澤在今後嗣王誕罔顯于天矧曰其

有聽念于先王勤家誕淫厥泆罔顧于天顯民

祗惟時上帝不保降若茲大喪惟天不畀不明

厥德凡四方小大邦喪罔非有辭于罰王若曰

爾殷多士今惟我周王丕靈承帝事有命曰割

殷告勅于帝惟我事不貳適惟爾王家我適予

其曰惟爾洪無度我不爾動自乃邑予亦念天

即于殷大戾肆不正王曰猷告爾多士予惟時

其遷居西爾非我一人奉德不康寧時惟天命

無違朕不敢有後無我怨惟爾知惟殷先人有

冊有典殷革夏命今爾又曰夏迪簡在王庭有

服在百僚予一人惟聽用德肆予敢求爾于天

邑商予惟率肆矜爾非予罪時惟天命王曰多

士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我乃明致

天罰移爾遐逝比事臣我宗多遜王曰告爾殷

多士今予惟不爾殺予惟時命有申今朕作大

邑于茲洛予惟四方罔攸賓亦惟爾多士攸服

尚書表注

二十四

通志堂

洛京遠在西偏四方道里不均無所於賓貢所以作大邑于茲洛亦惟爾多士其服奔走之後焉其習禮遜之風焉

黃帝位先帝庶殷人任爲其下都悠久之規上文臣我宗猶異所置官長大臣我多遜則柳邑之民即臣子室

奔走臣我多遜爾乃尚有爾土爾乃尚寧幹止

爾克敬天惟畀矜爾爾不克敬爾不啻不有爾

土予亦致天之罰于爾躬今爾惟時宅爾邑繼

爾居爾厥有幹有年于茲洛爾小子乃興從爾

遷王曰又曰時子乃或言爾攸居

無逸古文三倫

王口之下必有闕文
胡氏大紀謂無逸爲
周公從筆考於君黃
立故洛誥諸篇於成
王皆有冲福之稱此
篇不然故知其最後
也

周公作無逸無逸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

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相小人

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乃

逸乃諺旣誕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

中宗無逸能敬改
於人稼穡之艱難不
待見而知之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昔在殷王中宗嚴恭寅畏

高宗無逸此和稼穡
之艱難

天命自度治民祗懼不敢荒寧肆中宗之享國

無小人之志

七十有五年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暨小人

祖甲之無逸先和稼穡
之艱難

作其即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

知小人之依

雍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至于小太無時或怨肆

商後王之說

舊爲小人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

惟不稼穡之艱難
故不能無逸惟不能
無逸故聞或先壽

庶民不敢侮鰥寡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

人主者小民之主而
逸者必其先和稼穡
之艱難故能安逸之
地則知小人之依以
介其身之壽康人主
而不先和稼穡之艱
難則處安逸之地不
知小人之依但知縱
其身之欲則享年不
永此一篇大意也

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

難不聞小人之勞
惟耽樂之從自時
厥後亦罔

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自時厥後亦罔

尚書表注下

二十五

通志堂
子云

云君以無逸而壽後王以耽樂而夭蓋酒色淫泆之故曰耽馳騁之樂皆傷生之具也或疑其間世主亦有耽樂而
不夭者曰耽樂而不夭此樂受之偶麗者爾然而讓政福亂其害更甚於不壽者矣 耽古文作湛

周先王之無逸

聖王之無逸 即康功

本不知稼穡艱難

憚憚小民則不但知小人之依蓋三宗守成之賢主文王創業之聖君所以不同

嗣王之無逸

今日耽樂即是病源此際開終致迷溺

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

周公曰嗚呼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

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

鮮鰥寡自朝至于日中昊不遑暇食用咸和萬

民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文王

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周公曰嗚呼繼自

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以萬民

惟正之供無皇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

攸若時人不則有愆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于

酒德哉周公曰嗚呼我聞曰古之人猶胥訓告

胥保惠胥教誨民無或胥譴張為幻此厥不聽

人乃訓之乃變亂先王之正刑至于小大民否

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詛祝周公曰嗚呼自殷

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

哲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厥

愆曰朕之愆允若時不啻不敢含怒此厥不聽

人乃或譎張為幻曰小人怨汝詈汝則信之則

若時不永念厥辟不寬綽厥心亂罰無罪殺無

辜怨有同是叢于厥身周公曰嗚呼嗣王若監

于茲

小人之怨

自真得

責人之失

此篇七發端皆曰嗚呼嗚呼其意極切真

也
嗚呼呼言人主必先知稼穡艱難故處安逸之地知小人之依而無逸然稼穡艱難雖小人之弟猶有不知者何況人主其殆
當哉也嗚呼呼後商君先知小稼穡艱難故其治民無逸亦得考商後王不知稼穡艱難故耽樂之從亦因或言
嗚呼被哉我周無逸之家法之先夏勤四嗚呼勉成王繼無逸之政防逸樂之流五嗚呼戒所以致小人之怨六嗚呼言小
怨責己者所以引建責人者極以重怨七嗚呼言以總

七言六 尚書表序 二七六 通志堂 高宗

此篇見王天紀擊于成至元年蓋成王幼沖周公與召公共秉政而召公辭周公勉而留之

首章謂不幸大喪殷既自隳厥命

我周既受矣我不知周之基業永孚

于休乎若天匪可信我亦不知其終

嘗言曰是其實在我耳故我亦不敢安

於天命而不長念隆命之可畏於我

民無違之曰與在後嗣者弗克敬故

隆失前人光然而云我已知也天命固不易

受已受天命固亦難信然所以隆命者

以不能經久總變前人恭明之德爾故

予小子且雖不能別有所正惟欲開蹈前

人恭明之德統于沖子之身此乃保天之

本也

此章承上章引商為證

商文王皆相初政者

惟茲指六臣下同

內有姓改家朝臣遭族夫舊舊

外屏侯甸

此章承上章以商六臣保天命為法

伊尹佐湯創王業而大甲初年政出伊尹若伊陟臣扈巫咸巫賢甘盤皆商世德舊臣相嗣王初政周公盤數諸賢特以發

明嗣守之初必有世德受托之臣以拜召公之疑而留之至于武丁之相不肖博說而舉甘盤蓋甘盤初年之師保傅

說後進之賢相此篇當成王初年勉留召公故但歷舉世德受托之臣且以甘盤而遺博說爾說者不考其時故不得其所言之意

君奭

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召公不說

周公作君奭君奭周公若曰君奭弗弔天降喪

于殷殷既墜厥命我有周既受我不敢知曰厥

基永孚于休若天悲忱我亦不敢知曰其終出

于不祥嗚呼君已曰時我我亦不敢寧于上帝

命弗永遠念天威越我民罔尤違惟人在我後

嗣子孫大弗克恭上下邊佚前人光在家不知

天命不易天難謀乃其墜命弗克經歷嗣前人

恭明德在今予小子且非克有正迪惟前人光

施于我沖子又曰天不可信我道惟寧王德延

天不庸釋于文王受命公曰君奭我聞在昔成

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太甲時

則有若保衡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于

上帝巫咸又王家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在武

丁時則有若甘盤率惟茲有陳保又有殷故殷

禮陟配天多歷年所天惟純佑命則商實百姓

王人罔不秉德明恤小臣屏侯甸矧咸奔走惟

茲惟德稱用又厥辟故一人有事于四方若卜

筮罔不是孚公曰君奭天壽平格保又有殷有

尚書表注下

二七

通志堂玉成

或謂大公履相文武世德之臣莫重焉言四人而不及大公何也蓋大公其時尚在也聖賢之意錄死勉生相期於無窮其不生頌大公之功意蓋如此

此章承上章四言

王四臣歷相武

王以勉召公割

申勸傳記引此作

厥亂勸又作周由

觀蔡周子以啓亦從

字而多力啓亦近

似當作字音思何

也言上帝何爲而命

勸武王之德集大命

于其身也惟文王

能修和諸貝余惟

有號茲守五臣助

之往來導德德又

又能一佑助秉時

其德實知天命之

可畏引惟時昭明

文王迪道守其德見

智于臣非出上天

惟時受有朕命至

武王時號叔矣而

四人者尚在祿位後

又武王伐商受又

昭武王之德實於天

下而天下頌之此上

帝所以申勸武王

而集大命也

茲指上章顧臣周

五人

些章述武王顧託命

朕九子不允二字相應

謂我所信者僅德必

能敬德與予監朕之

陰命不周之天威爾

子固不信王於此

費辭

此節釋召公所以

欲云之意予惟曰

輔成王業者我二

人耳女亦同當同此

意曰在是二天而顧謂天休茲至惟我二體弗克載蓋大臣秉愆盈滿也然此則在於盈致其後明揚賢俊以擬

殷嗣天滅威今汝永念則有固命厥亂明我新造邦公曰君奭在昔上帝割申勸寧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號叔有若閔天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顛有若南宮括又曰無能往來茲迪彝教文王蔑德降于國人亦惟純佑秉德迪知天威乃惟時昭文王迪見冒聞于上帝惟時受有殷命哉武王惟茲四人尚迪有祿後暨武王誕將天威咸劉厥敵惟茲四人昭武王惟冒丕單稱德今在予小子旦若游大川予往暨汝奭其濟小子同未

尚書表注下

三

通志堂

疑有

此節

其後他日推遷後今不感之時可謂鳴呼君肆其監于茲我受命無疆惟休亦大惟艱告君乃猷裕我不以後人迷公曰前人敷乃心乃悉命汝作汝民極曰汝明勗偶王在亶乘茲大命惟文王德丕承無疆之恤公曰君告汝朕允保奭其汝克敬以予監于殷喪大否肆念我天威予不允惟若茲誥予惟曰襄我二人汝有合哉言曰在時二人天休茲至惟時二人弗戡其汝克敬德明我俊民在讓後人于丕時嗚呼篤棗時二人

鮑召公終事就職之言

蔡仲之封自王上紀在成王八年

周古位來宰正百工即古者百官總之以聽冢宰之禮也若明堂位詩于漢志所引可謂詳矣

蔡仲之改行周公之所深幸也

鮑今子以改父惡惡言足矣前曰改行曰其惡復又曰毋若爾考之違王命幸也深故願之切愛之切故言之許周家閭里登失道不容再有親親之變也。此下又推而廣告成之天下之人之有非皆善惡之事幾亦衆凡不善之為非足以為亂非但為蔡叔之所為亦非但知今日之所為而止也中者元過不及昔書章厥度昔是物也作聰明者以己見亂之則言者用人言改之此必因蔡仲之大而戒之爾此於篇為蔡仲而作故敬止之流言事而不及於商事他書可以互見違王命者流言之後成王既知周公之德必有成誦之命而管蔡卒快武庚以叛也又此言羣叔流言則三叔罪均博稱管蔡除而則管蔡罪重金縢明管叔及其兄弟五子稱管叔以殷叛則管叔罪又重其致辟囚降所以不同然邊周書稱管叔致辟者甚其罪戮戮其尸也親親之恩本所不忍因其死而致辟焉乎法也因其生而囚降之全私恩也

我式克至于今日休我威成文王功于不怠不冒海隅出日罔不率俾公曰君予不惠若茲多誥予惟用閔于天越民公曰嗚呼君惟乃知民德亦罔不能厥初惟其終祇若茲往敬用治

蔡仲之命

蔡叔既没王命蔡仲踐諸侯位作蔡仲之命蔡仲之命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羣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以車七乘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蔡仲克庸祗德周公以為卿士叔卒乃命諸王邦之蔡王若曰小子胡惟爾

七十九 尚書表法下 二十九 通志堂 蘇關

率德改行克慎厥猷肆予命爾侯于東土往即乃封敬哉爾尚蓋前人之愆惟忠惟孝爾乃邁迹自身克勤無怠以垂憲乃後率乃祖文王之彝訓無若爾考之違王命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為善不同同歸于治為惡不同同歸于亂爾其戒哉慎厥初惟厥終終以不困不惟厥終終以困窮懋乃攸績睦乃四鄰以蕃王室以和兄弟康濟小民率自中無作聰明亂舊章詳乃視聽罔以側言改厥度則予一人汝嘉王曰嗚呼小子胡汝往哉無荒棄朕命

管叔及其兄弟五子稱管叔以殷叛則管叔罪又重其致辟囚降所以不同然邊周書稱管叔致辟者甚其罪戮戮其尸也親親之恩本所不忍因其死而致辟焉乎法也因其生而囚降之全私恩也

多方彼云王來自奄書云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而多士之書曰皆朕來自奄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則多方在多士諸藩之前也故皇王上統繫多方於前多士於後又註其間章有在互且俱有洛邑之云也履祥案周公初年手政既而履祥流言周公居東二年成王悟而亟以歸歸而三叔竟挾武庚以叛於是東征三年政命則東征之自最後也踐奄而歸降四國散民之命遷之洛邑歸于宗周作多方之誥於是制禮作樂明年遂營洛邑為東都作多士篇定殷民歸

見是則多方作於東征之歸多士作於宅洛之始計古者事時前後必已具於繫年之史而書則每事自為首尾未必諸篇相為次第也周書大率如此第而孔氏亂之歟

首書度亂圖命

以築證受

以湯證

此言夏桀之失民而夏所常用之多士亦不為致罪罪之引之以責桀之多士也

敘貞厥

歎受之

商先王新其其鼓舞不德如此受繼世以有多方不能以之辜天命忽然而仁是歎受之嗚呼以敘之嗚呼以嗚呼

大誥多方多士諸篇皆曰周代王言也而多方之首獨書周公曰王若曰古書無賈辭發例而已

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作成王政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於蒲姑周公告召公作將蒲姑

多方 四國者三監武庚內臣民多方者若淮夷徐戎奄新服之國變置之君與凡東諸侯皆顧望高陽或言動於亂者 履後武庚也

告爾四國多方惟爾殷侯尹民我惟大降爾命爾罔不知洪惟圖天之命弗永寅念于祀惟帝降格于夏有夏誕厥逸不肯感言于民乃大淫昏不克終日勸于帝之迪乃爾攸聞厥圖帝之命不克開于民之麗乃大降罰崇亂有夏因甲

尚書表法下

三千

通志堂

于內亂不克靈承于旅罔丕惟進之恭洪舒于民亦惟有夏之民叨憤日欽劓割夏邑天惟時求民主乃大降顯休命于成湯刑殄有夏惟天不畀純乃惟以爾多方之義民不克永于多享惟夏之恭多士大不克明保享于民乃胥惟虐于民至于百為大不克開乃惟成湯克以爾多方簡代夏作民主慎厥麗乃勸厥民刑用勸以至于于帝乙罔不明德慎罰亦克用勸要囚殄戮多罪亦克用勸開釋無辜亦克用勸今至于爾辟弗克以爾多方享天之命嗚呼王若曰誥告

四方文廷

此章承上章對舉
商之武庚不知天
命去留之故
夏有以故天降喪

殷有以故天降喪

朱子林謙之謂聖任
二句最分明下文便
不可曉○五年必有
所指然亦天道之變
之節聖之與天為一
必前此欲伐商而又
遲之以待其能變數
更立今主而終不可
念聽○商既不可合
敵多方又同堪顧惟
我周足以承天故天
命尹爾多方前日猶
未定之天今日乃已
定之天故下文責其
非聖之圖此章獨責
四國民從武庚以叛

教生之謂東征之前
天古之七戰要囚之
謂東征之時倥因之
然不殺也至再三
而爾不片命故遷延
之○此則多士篇所
謂時其遷居西爾
非我秦德不康寧者
所謂昔朕來自卷云
云穆爾遐逝者也

王曰以下告遷洛官
士也有方多士者三國
之遺臣殷多士者武
庚之遺臣臣百伯小
多正則周所置治教
之職也其於今
多士臣三監以叛於今
五年至此則言以王
官為準的也一云五
祀迪下句謂五年新置胥伯多正以監四國民也蓋踐遷洛事在成王五年

爾多方非天庸釋有夏非天庸釋有殷乃惟爾
辟以爾多方大淫圖天之命膚有辭乃惟有夏
圖厥政不集于享天降時喪有邦間之乃惟爾
商後王逸厥逸圖厥政不觸烝天惟降時喪惟
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天惟五年須臾之
子孫誕作民主罔可念聽天惟求爾多方大動
以威開厥顧天惟爾多方罔堪顧之惟我周王
靈承于旅克堪用德惟典神天天惟式教我用
休簡畀殷命尹爾多方今我曷敢多誥我惟大
降爾四國民命爾曷不悅裕之于爾多方爾曷
不夾介乂我周王享天之命今爾尚宅爾宅曠
爾田爾曷不惠王熙天之命爾乃迪屢不靜爾
心未愛爾乃不大宅天命爾乃屑播天命爾乃
自作不典圖忱于正我惟時其教告之我惟時
其戰要囚之至于再至于三乃有不用我降爾
命我乃其大罰殛之非我有周秉德不康寧乃
惟爾自速辜王曰嗚呼猷告爾有方多士暨殷
多士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越惟有胥伯小大
多正爾罔不克臬自作不和爾惟和哉爾室不
睦爾惟和哉爾邑克明爾惟克勤乃事爾尚不

七百五

尚書未注下

三一

通志堂

祀迪下句謂五年新置胥伯多正以監四國民也蓋踐遷洛事在成王五年

立政一篇前條以其誤次諸篇之後謂是尚公絕筆非也是亦初年之書也其曰孺子王則成王尚幼也其敘官名與今前官官名不同時猶舊制也曰詰爾戎者則其時東方未盡真也故皇王大紀繫之成王四年

忌古文作忌即其舊字亦作謀欺也戒其反為凶德之人所欺誘

此章又告多方齊魯多上當作多方謂多方或復大遠王命亦將遜之蓋整之

立政

周公作立政立政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用咸戒于王曰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周公曰嗚呼休茲知恤鮮哉古之人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籲俊尊上帝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乃敢告教厥后曰拜手稽首后矣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茲惟后矣謀面用丕訓德則乃宅人茲乃三宅無義民桀德惟乃弗作往任是惟暴德罔後亦越成湯陟丕釐上帝之耿命乃用三有宅克即宅曰三有俊克即俊嚴惟丕式克用三宅三俊其在商邑用協于厥邑其在四方用丕式見德嗚呼其在受德啓惟

介爾乃自時洛邑尚永力畋爾田天惟畀矜爾我有周惟其大介賚爾迪簡在王庭尚爾事有服在大僚王曰嗚呼多士爾不克勸忱我命爾亦則惟不克享凡民惟曰不享爾乃惟逸惟頗大遠王命則惟爾多方探天之威我則致天之罰離遜爾土王曰我不惟多誥我惟祗告爾命又曰時惟爾初不克敬于和則無我怨

立政

周公作立政立政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用咸戒于王曰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周公曰嗚呼休茲知恤鮮哉古之人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籲俊尊上帝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乃敢告教厥后曰拜手稽首后矣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茲惟后矣謀面用丕訓德則乃宅人茲乃三宅無義民桀德惟乃弗作往任是惟暴德罔後亦越成湯陟丕釐上帝之耿命乃用三有宅克即宅曰三有俊克即俊嚴惟丕式克用三宅三俊其在商邑用協于厥邑其在四方用丕式見德嗚呼其在受德啓惟

治天下既事制曲防以定天下之法而又能用三宅三俊後以行之故近者用協而四方雖遠亦莫不於丕式之中

夏后用人之法

九德本卑陶所陳知人之具有夏君臣世才以發取人之法三宅亦夏諸大臣之職名商周亦世守之職名雖各不同而掌事掌民掌法事任則猶然也故篇中歷述三代任大臣皆以三宅言之

桀用人之失

商州人之法

天之下明命示此意而已而湯則不以推其大規模以理其條目嚴惟丕式則不釐之用嚴密也丕式大法也言湯之

治天下既事制曲防以定天下之法而又能用三宅三俊後以行之故近者用協而四方雖遠亦莫不於丕式之中

見書之德竟焉

尚書表注下

三十二

通志堂

庶言說令也庶獄刑獄也庶慎法禁也謂之庶固非其大者若夫說令大刑獄之法禁則非有所敢專亦非文五所敢說至其庶常細事則惟有司惟牧夫是從是否文王不以身兼之或於庶言猶有所與蓋說令雖小教比所關若庶獄庶諱文王則固敢知于茲矣

受用人之失

文武用之法

此章連舉文武等事其言未必皆文王之官其人則皆文王所歸之

文王庶之本

用人之體

武王文王用之法得人之多武王率而行之爾
此章以下勉成王

用人之法

用人之體

庶獄庶慎庶言話言是

誤者以身兼之事傾力寡易於致誤
總上文用人之法

戒峻

蓋刑暴德之人同于厥邦乃惟庶習逸德之人同于厥政帝欽罰之乃俾我有夏式商受命奄甸萬姓亦越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以敬事上帝立民長伯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事虎賁綴衣趣馬小尹左右攜僕百司庶府大都小伯藝人表臣百司太史尹伯庶常吉士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夷微盧烝三亳阪尹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以克俊有德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是訓用違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于茲

尚書表江下

三十三

通志堂

亦越武王率惟救功不敢替厥義德率惟謀從容德以並受此丕丕基嗚呼孺子王矣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準人牧夫我其克灼知厥若不乃俾亂相我受民和我庶獄庶慎時則勿有間之自一話一言我則未惟成德之彥以乂我受民嗚呼予且已受人之徽言咸告孺子王矣繼自今文子文孫其勿誤于庶獄庶慎惟正是乂之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夫準人則克宅之克由繹之茲乃俾乂國則罔有立政用儉人不訓于德是罔顯在厥世繼自今立

占人詰兵蓋有國之常政軍伍職於井甸陣法講於蒐狩射御習於鄉學巡邊四征寓於巡狩會同但恐守文之主或自廢弛爾況其時准奄未盡乎故周公言及之○聖人論理天下華夷異宜各有界限故禹迹之著中國世守之一有玆缺則中國之禍終有不可度者後世石晉事可見

用吉士

庶獄承上文
再三丁
寧尤重於獄
推言立政
守中國之大

周公固言謹獄有司之事又於王前即蘇公謹獄之事命太史書之為司獄之法

敘 征弗庭謂東征也黜殷伐淮發命也師宗周即多方所謂王來自亳至于宗周也董正治官至是外患既平制作禮樂始定周官之制此篇領其大綱其詳則周禮續定焉

詰王曰以下述置官立制之綱制治保邦二句古語所以制官保邦者則在於建官定制得入以為之故下文詳焉

三公

三孤 三公之貳舉其屬政曰孤

六卿 家宰無所不統以下各有司可

司徒徒眾也擾愛而勞之使馴習也

王者慮人徒之家逸居無欲則流為不喜戰數五典以效之至凡夫家徒役領事任民保交執糾征役皆比皆擾而習之使馴習也宗伯不言司蓋所掌者禮禮重於祭祭於宗廟不敢言司尊宗廟且要禮也上下者尊卑貴賤之等儀和則不備各安其分有序則和也

政其勿以儉人其惟吉士用勸相我國家今文子文孫孺子王矣其勿誤于庶獄惟有司之牧夫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以觀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烈嗚呼繼自今後王立政其惟克用常人周公若曰太史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茲式有慎以列用中罰

周官

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還歸在豐作周官周官

惟周王撫萬邦巡侯甸四征弗庭綏厥兆民六

尚書表注下

三十四

通志堂

昔大猷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曰唐虞稽古

建官惟百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庶政

惟和萬國咸寧夏商官倍亦克用乂明王立政

不惟其官惟其人今予小子祇勤于德夙夜不

逮仰惟前代時若訓迪厥官立太師太傅太保

茲惟三公論道經邦變理陰陽官不必備惟其

人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貳公弘化寅亮天地

弼予一人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司徒掌

邦教數五典擾兆民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

司徒徒眾也擾愛而勞之使馴習也王者慮人徒之家逸居無欲則流為不喜戰數五典以效之至凡夫家徒役領事任民保交執糾征役皆比皆擾而習之使馴習也宗伯不言司蓋所掌者禮禮重於祭祭於宗廟不敢言司尊宗廟且要禮也上下者尊卑貴賤之等儀和則不備各安其分有序則和也

司寇刑官也不白刑而曰禁禁禁止也書法於木以示之止之為惡惡王者制刑示民以禁禁於未然至於刑則不得已也○司空掌平土之官也分畫空土以待臣之受封士之受祿農之受田工之受肆賈之受廛也凡土之未授者司空主之既授則屬之司徒司馬

周公既定六卿之制
室其屬則掌則六
卿詳定焉

王曰以下訓教戒

勅之訓

前章法也上章法
外竟也無其意雖
有政不行焉

謹政令

務學問

勉事功

守祿位

舉賢才

總

下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司寇掌邦禁詰

姦慝刑暴亂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六卿

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六年五服

一朝又六年主乃時巡考制度于四岳諸侯各

朝于方岳大明黜陟王曰嗚呼凡我有官君子

欽乃攸司慎乃出令今出惟行弗惟反以公滅

私民其允懷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不迷其

爾典常作之師無以利口亂厥官蓄疑敗謀怠

忽荒政不學牆面莅事惟煩戒爾知士功崇惟

志業廣惟勤惟克果斷乃罔後艱位不期驕祿

不期侈恭儉惟德無載爾僞作德心逸日休作

僞心勞日拙居寵思危罔不惟畏弗畏入畏推

賢讓能庶官乃和不和政厖舉能其官惟爾之

能稱匪其人惟爾不佞王曰嗚呼三事暨大夫

敬爾有官亂爾有政以佑乃辟永康兆民萬邦

惟無斃成王既伐東夷肅慎來賀王俾榮伯作

賄肅慎之命周公在豐將沒欲葬成周公薨成

王葬于畢告周公作亳姑

君陳古文商數

周公既沒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作君陳君陳

君陳

尚書表注下

三十五

淵上志堂

師教德昭訓
保安率常
周公以德師保萬民民方思之君陳但循其治明其訓不待別有作為也

以君陳之賢尹東如

循行周公之政教

明德至治呂氏曰此周公精微之訓

勉君陳以治之事

因師虞統述君陳有善稱君之素行

訓弘周公之訓以訓

民不可欺周公之

法法以實民蓋法法特以裕民而用法之外者

稱君之行止又勉之

執法謹勿拘于意

終于文辟宥之用

以容忍不徒在辟宥之用

又必有激勸之機以

以明德之效終勉之

王若曰君陳惟爾令德孝恭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命汝尹茲東郊敬哉昔周公師保萬民民懷其德往慎乃司茲率厥常懋昭周公之訓惟民其乂我聞曰至治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爾尚式時周公之猷訓惟日孜孜無敢逸豫凡人未見聖若不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爾其戒哉爾惟風下民惟草圖厥政莫或不艱有廢有興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則繹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嗚呼巨人咸若時惟良顯哉王曰君陳爾惟弘周公丕訓無依勢作威無倚法以削寬而有制從容以和毅民在辟予曰辟爾惟勿辟予曰宥爾惟勿宥惟厥中有弗若干汝政弗化于汝訓辟以止辟乃辟狂于姦宄敗常亂俗三細不宥爾無忿疾于頑無求備于一夫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簡厥修亦簡其或不修進厥良以率其或不良惟民生厚因物有遷違上所命從厥攸好爾克敬典在德時乃罔不變允弁于大猷惟予一人膺受多福其爾之休終有辭於永世

顧命

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率諸侯相康王作顧命

顧命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甲子王乃洮頹水

相被冕服憑玉几乃同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

公衛侯毛公師氏虎臣百尹御事王曰嗚呼疾

大漸惟幾病日臻既彌留恐不獲誓言嗣兹子

審訓命汝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真麗陳教則

肆肆不違用克達敷集大命在後之侗敬迓天

威嗣守文武大訓無敢昏逾今天降疾殆弗興

弗悟爾尚明時朕言用敬保元子釗弘濟于艱

難柔遠能邇安勸小大庶邦思夫人自亂于威

儀爾無以釗冒貢于非幾兹既受命還出綴衣

于庭越翼日乙丑王崩太保命仲桓南宮毛俾

爰齊侯呂伋以二千戈虎賁百人逆子釗于南

門之外延入翼室恤宅宗丁卯命作冊度越七

日癸酉伯相命士須材狄設黼宸綴衣牖間南

嚮敷重篋席黼純華玉仍几西序東嚮敷重底

席綴純文貝仍几東序西嚮敷重豐席畫純雕

玉仍几西夾南嚮敷重筍席玄粉純漆仍几越

玉五重陳寶赤刀大訓弘錚琬琰在西序大玉

顧命 成王其時年有九女多壽故前此采及言嗣立之事

成王在位四十年天下已太平然先王終而嗣王立乃一時艱難之運前日成王幼冲親履其禍顧命所為作也

王崩 治喪大事傳顧命亦大事故稱三日即命作冊度爰百殯之明日也殯前以送死為重故稱以行顧命為重

傳顧命 備開成王平日朝羣臣親臨侯之位西序朝夕聽政之位東序平日養老手舉臣之坐西夾燕親屬之坐

殿閣	東夾	東堂
北房	戶	池
西房	西	堂
西夾	西	堂

門	以成王在殯
扉	故謂之朝門

外朝 應門 門廣二天四尺取應 接著臣諸侯之義

尚書表注下

三七

通志堂 高元

冕 古文並作統

銳 古文作銳音九

卞 冕字林不篆
無下字即在字止

此甲子顓命別勅康王之語史前後互見爾惟有此命故康王冕服見諸侯行顓命也

受顓命

咤古文託宅古文死常並作咤欬也親殺而受顓命固不敢死其親禮祖祭而不哭然欬咤則不可過也

行顓命

蘇氏據之以爲非禮宋子曰天子諸侯之禮與士庶人不同故孟子有君未之學之語蓋謂此類爾易世傳按國之大事王侯以國爲家雖先君之喪猶以爲己私服也

夷王 天球河圖在東序。胤之舞衣大貝鼓鼓在西房。兂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大輅在賓階。面綴輅在阼階。面先輅在左塾之前。次輅在右塾之前。二人雀弁執惠立于畢門之內。四人綦弁執戈上刃夾兩階。祀一人冕執劉。立于東堂。一人冕執鉞。立于西堂。一人冕執戣。立于東垂。一人冕執瞿。立于西垂。一人冕執銳。立于側階。王麻冕黼裳。由賓階。階。卿士邦君麻冕黻裳。入即位。太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彤裳。太保承介圭。上宗奉同瑁。由阼階。階。太史秉書。由賓階。

五字去

尚書表注下

三十一

通志堂

高元

齊御王冊命曰。皇后憑玉几。道揚末命。命汝嗣訓。臨君周邦。率循大下。燮和天下。用荅揚文武之光訓。王再拜興。荅曰。眇眇予末小子。其能而亂四方。以敬忌天威。乃受同瑁。王三宿三祭三吃。上宗曰。饗。太保受同降。盟以異同。秉璋以酢。授宗人同拜。王荅拜。太保受同祭。嚶。宅授宗人同拜。王荅拜。太保降。收諸侯出廟門。侯。

康王之誥

康王 既尸天子遂誥諸侯作康王之誥。康王之誥。王出在應門之內。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

變古文作 姜案說
文即誘字也姜若
謂不陰誘助順也
大謂謂說皆不
六萬眾爾張皇師
即不撤天子之職也
飲武備亦承平易馳
之事諸公既言受命
敗定之功故於此久
特言之張不弛其備
呈不輕其事也

詰

臣至者發已自盡也
欲登其極懸信者必
事所處無不當其質
程子云循物無違謂
信

詩謂侯言文武及新降
王而康王惟言文武
蓋未忍言成王之事
又謂侯言王勳舊
武王所封尤求助
故惟舉文武封建之
意以感之

保 東郊 安全之
釐 東郊 安全之
釐 東郊 安全之

商武自其染紂之化
於是其有淫放之習
其於武庚亂於其
有思爾之習周公之
時化紂之習既深思
商之念又起君陳之
時思爾一念始釋化
紂之習才除是以當
周公之時反覆特甚故
禮之變當君陳之時
不若多德多福每兼容之至畢公時世變風移老死少長不善者浸少矣然而猶有不善者在正當分別之分別
則善者來不善者孤乃所以使之同歸於善也君陳於周公子弟也畢公於周公伯仲也非君陳之老來謹良其
不能格傳循襲以行周公之政非畢公之重德元老則不能調濟因革以終化成之功前後之時不同世革之政亦
異而不叶心同底于道者善此心所馳各止於所當然之則也

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皆布乘黃朱賓
稱奉圭兼幣曰一二臣衛敢執壤奠皆再拜稽
首王義嗣德荅拜太保暨芮伯咸進相揖皆再
拜稽首曰敢敬告天子皇天改大邦殷之命惟
周文武誕受美若克恤西上惟新陟王畢協賞
罰戡定厥功用敷遺後人休今王敬之哉張皇
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衛
惟予一人釗報詰昔君文武丕平富不務咎底
至齊信用昭明于天下則亦有熊羆之士不二
心之臣保乂王家用端命于上帝皇天用訓厥

八百六

尚書表注下

三十九

通志堂
玉成

道付畀四方乃命建侯樹屏在我後之人今予
一二伯父尚胥暨顧綏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
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用奉恤厥若無
遺鞠子羞羣公既皆聽命相揖趨出王釋冕反

喪服
畢命

康王命作冊畢分居里成周郊作畢命畢命惟
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越三日壬申王朝步自
宗周至于豐以成周之衆命畢公保釐東郊王
若曰嗚呼父師惟文王武王敷大德于天下用

推本遷殷之意

治道旌別之且
畢公賢德必能體道之用

釐

保

非徒殊別各有教化之道下謹陳其事

利口化之以政令之簡

驕奢化之以德之成

人心畿甸之根本

畿甸華夷之根本
上文康留海同
推保釐之意

克受殷命。惟周公左右先王。綏定厥家。毖殷頑民。遷于洛邑。密邇王室。式化厥訓。既歷三紀。世變風移。四方無虞。予一人以寧。道有升降。政由俗革。不臧厥臧。民罔攸勸。惟公懋德。克勤小物。弼亮四世。正色率下。罔不祗師言。嘉績多于先王。予小子垂拱仰成。王曰。嗚呼。父師。今予祗命公以周公之事。往哉。旌別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癉惡。樹之風聲。弗率訓典。殊厥井疆。俾克畏慕。申畫郊圻。慎固封守。以康四海。政貴有恒。辭尚體要。不惟好異。商俗靡靡。利口惟賢。餘風未死。公其念哉。我聞曰。世祿之家。鮮克由禮。以蕩陵德。實悖天道。敝化奢麗。萬世同流。茲殷庶士。席寵惟舊。怙侈滅義。服美于人。驕淫矜侉。將由惡終。雖收放心。閑之惟艱。資富能訓。惟以永年。惟德惟義。時乃大訓。不由古訓。于何其訓。王曰。嗚呼。父師。邦之安危。惟茲殷士。不剛不柔。厥德允修。惟周公克慎厥始。惟君陳克和厥中。惟公克成厥終。三后協心。同底于道。道洽政治。澤潤生民。四夷左衽。罔不咸賴。予小子永膺多福。公其惟時成周。建無窮之基。亦有無窮之聞。子孫訓

四頁八十六

尚書表注下

單

通志堂

畢公重德固不待戒然古者君臣相與舉戒未嘗以威德廢推畢公克勤小物之心則或以商民之難化
為憂推畢公多嘉嘉之績則或以商民之寡少而勿故明戒之
休于前政成終建周公君陳道固已盡而商民未盡化是尚有餘憾也成終則無餘憾矣此之謂休于前政

終警言戒之辭

穆王初年之新書

其成式惟乂嗚呼罔曰弗克惟既厥心罔曰民
寡惟慎厥事欽若先王成烈以休于前政
君牙 古文周雅

原君牙世德之舊

敘嗣守求助之心

命君牙為助以繼
其世德

司徒之職

養司徒掌教而土
地人民之數辨

其土宜以相民宅如
其利害以自人民凡
蕃育貧民之利皆
掌之艱者寒飢之
衷也易者衣食之
圖也

文武之道

能使嗣守文武道
則可追配祖父之功

總

罔命蓋穆王悔過之
書也穆王立於昭王
不伐之後初年屢危
資助勳舊臣問道順
心易史傳稱其得境
父八駿之御欲釋其
心周行天下外有徐
方之警而亟及內有
祈招之詩而克敬今
讀其書曰無良曰亂
亂糾纏纏格其非心
宜欲改其過之言也
特命太御申戒明切
若巧佞若

側媚若迪工非典玩其辭氣殆出於懲創之深第未知其自治之真如何耳

穆王命君牙為周大司徒作君牙君牙王若曰

嗚呼君牙惟乃祖乃父世篤忠貞服勞王家厥

有成績紀于太常惟予小子嗣守文武成康遺

緒亦惟先王之臣克左右亂四方心之憂危若

蹈虎尾涉于春冰今命爾予翼作股肱心膂續

乃舊服無忝祖考弘敷五典式和民則爾身克

正罔敢弗正民心罔中惟爾之中夏暑雨小民

惟曰怨咨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厥惟艱哉

思其艱以圖其易民乃寧嗚呼丕顯哉文王謨

丕承哉武王烈啓佑我後人咸以正罔缺爾惟

敬明乃訓用奉若于先王對揚文武之光命追

配于前人王若曰君牙乃惟由先正舊典時式

民之治亂在茲率乃祖考之攸行昭乃辟之有

又

罔命

穆王命伯冏為周大僕正作罔命罔命王若曰

伯冏惟予弗克于德嗣先人宅丕后怵惕惟厲

尚書表注下

四十一

通志堂
世世明

推原文武之聖赤
有臣僕之助

宋助寡過以經文武

命伯罔為大御

修主德
擇僕臣

僕臣之正後乃

主德之成虧

防僕臣以淫巧蕩正
心

戒僕正以賄賂進僕
臣

總

呂刑穆王晚年之書
也自昭王南征不復
周網陵夷穆王在位
日久中更荒廢雖能
自克然風俗日下情
僞日滋晚年命呂侯
為大司寇重修刑法
史謂用後言於王而
修之也故曰呂刑作
為誥命頒天下焉
大抵增重刑之條
以盡天下之惡蓋官
刑大辟之條亦連犯
死之衆刑然亦重輕
莫世之竟也然穆王
老於世故備知獄事
悔折之詳其家訟衛
袒之心謹審錢祥之念尚可法也

中夜以興思免厥愆昔在文武聰明齊聖小大

之臣咸懷忠良其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

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

不臧下民祇若萬邦咸休惟予一人無良實賴

左右前後有位之士匡其不及繩愆糾繆格其

非心俾克紹先烈今予命汝作大正正于羣僕

侍御之臣懋乃后德交修不逮慎簡乃僚無以

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士僕臣正厥后克

正僕臣諛厥后自聖后德惟臣不德惟臣爾無

昵于儉人充耳目之官迪上以非先王之典非

人其吉惟貨其吉若時瘵厥官惟爾大弗克祇

厥辟惟予汝辜王曰嗚呼欽哉永弼乃后于彝

憲

呂刑 經傳引此篇多作甫刑蓋呂國一名甫猶邾之為鄒也

呂命穆王訓夏贖刑作呂刑惟呂命王享

國百年耄荒度作刑以詰四方王曰若古有訓

蚩尤惟始作亂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賊鳴義茲

究奪攘矯虔苗民弗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

刑曰法殺戮無辜爰始淫為劓剕椽黥越茲麗

刑并制罔差有辭民興胥漸泯泯焚焚罔中于

步名以

尚書義注下

四十二

通志堂

世明

矯正也爰劉也謂奸惡僥倖者須制刑以矯正度劉之二字自句上下似有缺文

點古文

刑制之始 黃帝因蚩尤之亂而制刑 帝堯因苗民之亂而制刑

自蚩尤為亂而後民有嗚義發充冠讓習聖人始制刑發聖度劉之及苗民以刑為虐罔差有辭而民無所諱於堯又有詛祝詬瀆積穰之習

聖人絕有苗虐民

禁民俗之瀆神

當時有苗食麥習與其民妖誕之風沒已亂華民多患之聖人以德為刑使無所畏以德明民使無不明命三后主皆德明德威之事

德明惟明

德威惟畏

七百五

尚書表法下

四十三

通志卷五 刑子

此章總上章之意 以勉典獄之官 其今爾何引下文 所當監者唐虞典 苗民監刑之禍 言伯夷而不言 古者憲章無二 出禮則入刑 此下訓刑 告諸侯 信以覆詛盟 虐威庶戮 方告無辜于上 上帝監 民罔有馨香德 刑發聞惟腥 皇帝哀矜庶戮之 不辜 報虐以威 遏絕苗民 無世在下 乃命重黎 絕地天通 罔有降格 羣后之逮在下 明明棗常 鰥寡無蓋 皇帝清問下民 鰥寡有辭于苗 德威 惟畏德明 惟明 乃命三后 恤功于民 伯夷降典 折民惟刑 禹平水土 主名山川 稷降播種 農殖 嘉穀 三后成功 惟殷于民 士制百姓于刑之中 以教祗德 穆穆在上 明明在下 灼于四方 罔不 惟德之勤 故乃明于刑之中 率又于民 棗彝典 獄非訖于威 惟訖于富 敬忌 罔有擇言在身 惟 克天德 自作元命 配享在下 王曰 嗟 四方司政 典獄 非爾惟作天牧 令爾何監 非時伯夷播刑 之迪 其今爾何懲 惟時苗民 匪察于獄之麗 罔 擇吉人 觀于五刑之中 惟時庶威 奪貨 斷制 五 刑 以亂無辜 上帝不蠲 降咎于苗 苗民無辭于 罰 乃絕厥世 王曰 嗚呼 念之哉 伯父 伯兄 仲叔 季弟 幼子 童孫 皆聽朕言 庶有格命 今爾罔不 由慰 自勤 爾罔或戒 不勤 天齊于民 俾我 一 日 非終 惟終 在人 爾尚敬 逆天命 以奉我 一人 雖

心首勉之以體天勤 政莫大於刑

一禁字 匪也威也 古文並作畀折挽而反之也 主如東蒙主之主 凡名山川各使邦國主其祀 俾民不瀆 惟此 之惟言也 謂唐虞之典 獄者非但絕於威戮之請 托與絕于貨賄之賂 遺而已 真能以敬自將 以理自畏 身 無擇言 上謂天德 所以享祀無窮 蓋民之司命 死則祀于理官 子孫享國 宗祀不絕

獄事情辭之煩雖可畏而勿以為畏得情聽斷之暇雖可休而勿以為休惟勤而已正刑所以成剛德疑赦所以成柔德中正所以成正直之德

及連及也當留及而及所以露獄不當及而及則延及無辜矣

法 衆聽候解所當

五刑

五過防其未盡

五刑之疑赦 五罰

五罰之疑赦 五過

五罰之等 即五刑

閱實其罪 則則則則

周禮五刑各五百而此墨劓之屬各千大辟減著三百宮辟減二百然則穆王非惟制獨刑之法又制輕刑之法矣

五刑之宜

五罰之權

申言折獄之所由

審刑罰之當 專告

察辭于差 此古之聽

獄之要訣也從律律

言承也凡詞之非實

者必有差故察詞者

必於其差而察之則

囚之不平者升矣然

既得其情則當以哀矜之意敬謹之心折之獄成而得其實然後輸其實於蕭述其情辭有兩造各有所犯則併兩刑上之不可以勝負而有所偏也

畏勿畏雖休勿休惟敬五刑以成三德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王曰吁來有邦有土告爾祥刑在今爾安百姓何擇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兩造具備師聽五辭五辭簡孚正于五刑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五罰不服正于五過五過之疵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其罪惟均其審克之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審克之簡孚有衆惟貌有稽無簡不聽具嚴天威墨辟疑赦其罰百鍰閱實其罪劓辟疑赦其罰惟倍閱實其罪劓辟疑赦其罰倍差閱實其罪宮

尚書表注下

四十四

通志堂

七百

四百

御子或

此書專告獄官

逸其以德明刑

明單詞
中兩詞

賦其滯獄致禍

總篇內之意終變

東遷之書呂氏之

文侯名仇師服以
為君此云義和以
名或子之文德尚父

文武之德

先正之助

大戎之難

造 古文作 解
注作 遭

朝無壽俊之臣
已無克敵之略
求助

文侯之功當時衛

以兵來謀此用會
則是文侯得義糾合
之止所以特有嘉
錫之命

歸晉無復室之

賚錫已行報功之

初幽王娶申后生太子宜臼及後褒得褒似姪生伯服申后於申廢宜臼幽王無道天下叛之申與釀召大戎
延周試幽王昏文侯會鄭魯秦兵入救迎宜臼立是為平王東遷洛邑命秦為諸侯使自取城郊之地魯衛武
公為公以鄭武公申朔使東周政作此篇錫命晉侯歸無復報饋與復之規矣辭命典章雖猶存焉然志卑氣弱
且所以為東周乎自是書云春秋特矣

呼敬之哉官伯族姓朕言多懼朕敬于刑有德
惟刑今天相民作配在下明清于單辭民之亂
罔不中聽獄之兩辭無或私家于獄之兩辭獄
貨非寶惟府辜功報以庶尤永畏惟罰非天不
中惟人在命天罰不極庶民罔有令政在于天
下王曰嗚呼嗣孫今往何監非德于民之中尚
明聽之哉哲人惟刑無疆之辭屬于五極咸中
有慶受王嘉師監于茲祥刑

文侯之命

平王錫晉文侯桓欒圭瓚作文侯之命文侯之

命王若曰父義和丕顯文武克慎明德昭升于

上敷聞在下惟時上帝集厥命于文王亦惟先

正克左右昭事厥辟越小大謀猷罔不率從肆

先祖懷在位嗚呼閔予小子嗣造天丕愆殄資

澤于下民侵戎我國家純即我御事罔或者壽

俊在厥服予則罔克曰惟祖惟父其伊恤朕躬

嗚呼有績予一人永綏在位父義和汝克昭乃

顯祖汝肇刑文武用會紹乃辟追孝于前文人

汝多修扞我于艱若汝予嘉王曰父義和其歸

視爾師寧爾邦用賚爾桓欒圭瓚一卣彤弓一彤矢

尚書表注下

四十三

通志堂
甘玉

費誓 蓋武庚之亂所謂淮夷叛是也但茲淮夷而徐戎並起伯禽應之規模次第整齊嚴肅非惟全魯其於五師實有持節之功焉

治晉 無復醜與復

諸侯之書 凡篇

甲冑

自衛之具 善戰先自衛

弓矢

禦遠之兵 接戰之兵

戈矛

擊刺之兵

車馬

禁殺 嚴部伍 臣及軍中奴婢薪

禁殺

刑者戎車甲士二 徒七十二外有餘子 二十五人即巨妾也

禁殺

刑者戎車甲士二 徒七十二外有餘子 二十五人即巨妾也

糗糧

過淮夷之 築費城衝

楨榦

征築同日 芻艾

史記穆公之誓在封 殺尸之後秦記不燒 當得其誓其序文說 爾

穆公引古人之言意 主受責誓其病源 如樂樂志敬 雖人 惟多盤所以換放陣 檢善邪志不能交 責我之心憂之有接 多盤之戒

百盧弓一盧矢百馬四匹父往哉柔遠能邇惠 康小民無荒寧簡恤爾都用成爾顯德 費誓

魯侯伯禽宅曲阜徐夷並興東郊不開作費誓 費誓公曰嗟人無譁聽命但茲淮夷徐戎並興 善救乃甲冑敵乃干無敢弗弔備乃弓矢鍛乃 伐矛礪乃鋒刃無敢不善今惟淫舍牯牛馬杜 乃獲斂乃窳無敢傷牯牯之傷汝則有常刑馬 牛其風臣妾逋逃勿敢越逐祗復之我商賚汝 乃越逐不復汝則有常刑無敢寇攘踰垣牆竊 馬牛誘臣妾汝則有常刑甲戌我惟征徐戎峙 乃糗糧無敢不逮汝則有大刑魯人三郊三遂 峙乃楨榦甲戌我惟築無敢不供汝則有無餘 刑非殺魯人三郊三遂峙乃芻艾無敢不多汝 則有太刑

尚書表注下

四十六

通志堂

秦誓

秦穆公伐鄭晉襄公帥師敗諸嶠還歸作秦誓 秦誓公曰嗟我士聽無譁予誓告汝羣言之首 古人有言曰民訖自若是多盤責人斯無難惟 受責俾如流是惟艱哉我心之憂日月逾邁若

古之謀人 黃髮 良士 一介能容之 利 榮耀
今之謀人 勇夫 善論 不能容之人 殆 祝墜

古之謀人而忌之此受
去之難
今之謀人之觀此多
識故受事以反
穆公將以從古之謀人
古之謀人德云前輩
後輩良士古謀人之
類而夫今謀之類
今謀之中又有時
侯明韓之人尤易移
因上文古謀人良士
而思奸賊負樂善之
蓋兼有交員如流之
美此賊相之善也君
子之所以服國家之
福穆公難想形容殊
有意味
反上文而言賊賢負
才之人不但去員無難
而已善類之所以散
國家之禍

總言善惡安尤以終
之所以思得善人

弗云來惟古之謀人則曰未就予忌惟今之謀
人姑將以為親雖則云然尚猷詢茲黃髮則罔
所愆番番良士旅力既愆我尚有之佗佗勇夫
射御不違我尚不欲惟截截善論言俾君子易
辭我皇多有之味味我思之如有一介臣斷斷
倚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
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
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亦職有利哉人之
有技冒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違是
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邦之
杌隍曰由一人邦之榮懷亦尚一人之慶

第十年

尚書表注下

四十七

通志堂
印關

此篇秦穆公晚年悔過之書也秦晉交兵之故本末具見左氏傳而不言
作誓之事書序設云穆公還師之作惟史記載誓辭於取王官及郊封敝
尸之後穆公自是師不復東矣此篇老成懿父之言極為真切穆公平日貪
利功於五伯為末而晚年之悔若此蓋髣髴乎王者之意象焉但所父剛明
之力而尚有悠緩之意所望於人者大而所以自為者或尚小此所以為穆
公歟

尚書表注下

後學 成德 重校

